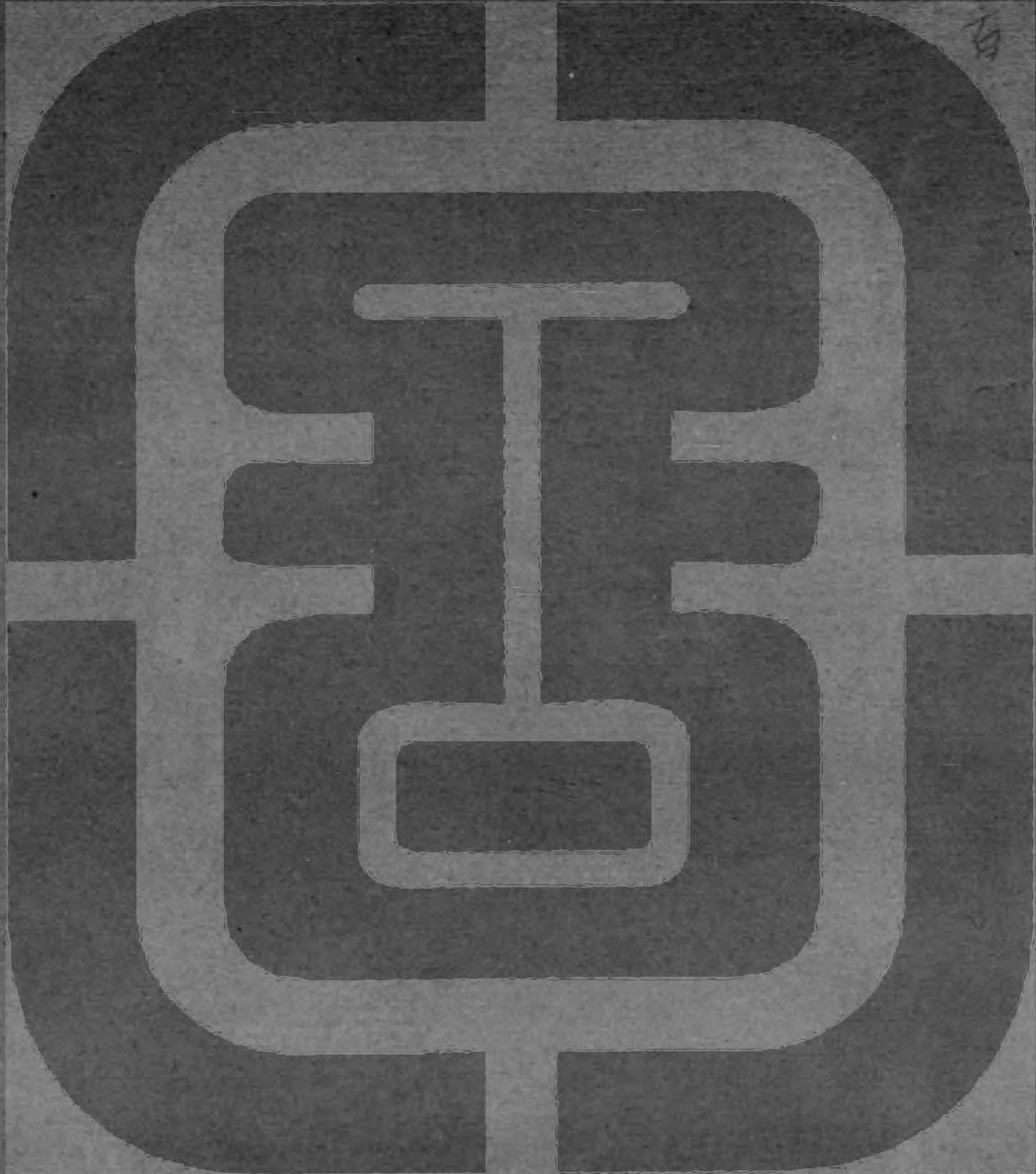


卷四百九十一—五百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九十一

策十五

直諫

直言極諫策一道

茂才

茂才異等策一道

直言極諫策

建中元年二月十五日



問朕聞古之善為國者未嘗不求正士博採直言勤而行之輔成教化者也朕臨御日淺政理多聞每期忠義切投藥石子大夫駭翼藏器思奮俟時今啓乃沃予當有犯而無隱朕竊不自揣敢慕前王上法羲軒下遵堯舜還一作已散之淳朴振將頹之紀綱使禮讓與行刑罰不用而人猶輕犯吏尚徇私為盜者未奔不仁者未遠豈臣非稷契而致是乎為君謝禹湯使之然

也設何謀而可以西戎即叙施何化而可以外戶不扃五諫安
從三仁誰最周昌比漢高於桀紂劉毅方晉武於栢靈但見含
容兩無情怒故君不失聖臣不失忠子既其儔應群往行四賢
優劣佇辨深疑在於朕躬所有不能條問之外委悉書之必無
面從以重不德

對策

姜公輔

對臣聞堯舜之馭寓也以至理理萬邦以美利利天下百姓猶
懼其未化也萬邦猶懼未其安也乃復設謗木詢讜議不敢滿
假不敢荒寧伏惟陛下玄德統天文思居業慎重光之丕緒返
淳古之休風光啓憲章疇茲管蒯錫臣之策思以啓沃臣狂簡
不知化源謹昧死稽顙輒陳愚制慮策曰朕竊不自揣敢慕前
王欲上法羲軒下遵堯舜還一作已散之淳朴振將頽之紀綱使

禮讓興行刑罰不用而人猶輕犯吏尚徇私為盜者未奔不仁
者未遠豈臣非稷契而致是乎為君謝禹湯使之然也大矣哉
陛下之言乎臣聞禹稱善人不善者遠矣伏見陛下銜隱逸於
空山拔夔龍於下位聘明士禮賢者善無欲之途發惟新之詔
使吏肅人悅法明令張而猶曰君謝禹湯臣非稷契此陛下讓
之至也臣何敢問焉夫中於道者易以興化失其道者難以從
宜事爽其分則一毫以乖事審其分則殊途同歸計歲者非一
時而可用致理者非一日而成功但立法於制事之初望化於
經年之外使損益興替寒暑漸於春秋何憂不均理於羲
軒同光於堯舜制策曰設何謀而可以西戎即叙施何術而可
以外戶不扃者陛下孚惠心和戎狄相被君長解辨戶庭應以
地僻遐荒未知聖造伏以戎狄輕而寡信貪而無親視邊戎申

嚴則請通國好覩疆場無備則屢啓貪心固難可以禮義和難可
以恩澤撫取今之要莫過於智將悍卒設險邊隅臣伏以陛下且
以恤下為心不以西戎為慮今請制其邊兵有常數邊將有常務
分其土而居之給其畜而業之因其業也為之 城池因其將焉
而為之牧守又申嚴其令使獲虜馬者賞以馬使獲虜羊者賞
以羊人皆固業戰自力倍則可少安今積甲日深兵戎歲廣黎
人抗弊未可勤師伏望利物之原息人之道使廣 類農桑以
時弘濟濟之士於朝盛洋洋之化于野使其來也慕思文物之盛居
其邊也杜其利欲之求然後款寡而可則叙矣夫姦邪生於豪傑廉
恥生於禮義禮義立孰有不恥且格乎衣食足孰有皆義趨者
乎利臣以為遂其富利之業申具仁義之化則外戶不扃矣制
策曰五諫安從三仁誰最者夫五諫者以諷為先亂國非無直

言也直言不用故諂諛勝矣理國非無諂諛也諂諛不用則直
言勝矣時逢否閉仲尼或守其主文今日昭明微臣請從其直
諫臣之職也敢二事乎昔商紂不君雲棄天物三人弼諫藩捍
宗彛退八百之師抑三分之衆均其憂亂俱可稱仁較其持危
或非同德比干知死亡之義且曰陷君微子去父母之邦或亡
致免進不失其正在於太師乎制策曰周昌比漢高於桀紂劉
毅方晉武於栢靈俱免含容兩無猜怨故君不失聖臣不失忠
子既其儔應詳往四賢優劣佇辯深疑臣聞君明則臣直三聖
以乘時開國叅佐昌圖二臣以委質造邦克扶輿運開忠謹之
路成不諱之朝固擬議先倫比方不作將以盛君之未寤致理
於昇平絕好惡之門傳和睦之代名高終古傳在策書巍巍三
代斯為盛美臣素無學術謬竊對駮若變其微斯言之玷使臣

以禮晉武寧劣於漢鼓怒抗辭周昌不優於高劉毅制策曰在
乎朕躬有所不逮條問之外委悉書之必無面從以重不德者
臣固凡陋越在側微仰天地之大全空忻化育沐陰陽之廣運
每荷陶甄豈意聖詔眷臨猥垂下問心慮殞越夏蟲不覩於春
水曲士寧知於天道欲申微素進退憂惶伏見陛下以道生成
以德覆載賞以春下刑以秋冬損金玉於江湖反珍竒於數澤
委符瑞為草莽用中良為靈臨下以致德惠非人以厚生誠太
平之道慶也刑措之漸也臣不勝其抃頓陛下俯仰必於是寤寐
必於是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抑臣以為知終終之可以存義
者其惟聖人乎伏惟陛下終之臣不勝葵藿傾心之至謹對

茂才異等策

問大禹求賢而夏德長茂文王多士而道緝熙然則為周政在人

人存政舉朕德薄化淺嗣膺寶業夙興寅畏若涉大川求思至
謨庶答天誠子大夫志行脩潔學術通賅儲思於天人之際研
精於大道之樞儼然就辟良用嘉焉乃者夷夏多虞烽鞞屢警
因之以荒饑生人蕩析比屋榛蕪今八表甫清萬兵未戢朕恭
承丕緒寔濟橫流期致和平惟新制度而成湯受夏周武定殷
劉矯羸弊魏乘漢倍以亂為理以安易危必有至政存乎令典
同符今日可舉而行精辯所長善之予策禹謨之六府三事周
法之八政五紀有守有為是彛是訓經綸遠古用彰得失國志
詳載天官必書成務濟時莫斯為急並宜明勅功利別白條流
較聖王之損益揆今代之用捨沿革之要茂對所宜今欲廢關
市之征輕什一之法賦一作賦歸踰年之戎罷無事之官則國用靡
資軍食尚歉人多胥怨邊有侵軼匠無良畫明示謀謨其法令

或不便於時吏人將未適其任賢士見沉於負俗遺網有補於
化源可以均沃墾於原田便工商於市肆改制徵物釐創建正復
務官曹澄清流品使朝有濟理之仕邊有死難之臣而返倍
廉隅還風朴畧必書效實指陳利害受問之外而有令圖各
整所聞備申讜議虛懷固久勿隱予違

對策

對臣元穎察周易君道下濟臣志上通謂之泰其繇曰小往
大來臣歷觀書契已還君德定位未有遺斯道而能達聰明
目光擣鴻業者也伏惟陛下誕膺明命克敷文德親降大問
詢子微臣愚臣智識庸鄙經術短踐不足以克明詔知言而隱
罪大矣敢不俯整愚衷仰謝萬一制策曰朕躬策問承丕緒是
濟橫流期致和平惟新制度策問成湯受夏周武定劉矯羸弊

魏乘漢倍必有志政存乎令典者臣聞湯革夏政舒以一無此三字

武革殷政思以文此三字秦暴以亡漢寬以矯此古王之令典

也比東漢既衰皇綱幅裂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同漢法以取

威權中原粗平遂偷神器其政刑典禮蠢較前世固非簞曹畫

一文更景令之比也雖曰革命固無足採陛下承七豎以取大

器赫雷電以掃群兇功高一戎業定再造欲惟新制度以救生

靈幽明動植罔不稱慶實天下幸甚然臣之私心有願獻替

不墀斧鉞以干龍鱗伏惟陛下少留意焉臣聞自古王者易

姓受氏告成于天則惟新制度以改人視聽所以示亡王之道

驕僻也所以示已造邦之景光也其餘少康復夏武丁興殷武

王興周光武紹漢則皆舉用舊典以昭其先朝之休德淳茂

也以辨其堯逆之滔天于紀也以志其紹前之光而纂脩其

德也我高祖勤恤人隱始終暴亂而建王業我太宗叶替經綸
增輝先聖皇天眷祐作以名神於是酌之人心參之典禮立
我王度為萬代業陛下誠宜恭以字之勤以行之克配彼天
立我人極引乎周秦漢魏造邦之事非臣集作今之所宜言也臣
又伏見去歲徵臣等詔書聖旨殷勤天謫見今制書首章則
曰求思至謨以策問庶答天誠次曰期致和平惟心制度下曰改
制徵物釐創建正臣伏念聖上豈不以彗有布新之道明欲歲
順天意旌于國章乎臣愚以為自古災眚多矣大者天地震裂
次者日月薄蝕小者星辰變謬皆或應或否繫于其君之德也
夫嚴風不能凋翠葉凝寒不能冰醇酎何則不當凋者則何有
不當冰者寒亦胡為然則災眚者天道之常無德者當之不為
有道者害亦已明矣陛下若欲寅畏上天大為恭禦則德為之

實而襍為之華居其實不居其華此社稷之景福也致策曰禹

謨之六府三事周法之八政立紀有守有為是彛是訓經綸遂

策問作遠古用彰得失國志詳載天官必書成務濟時莫斯為急宜

明勅功利別白條流者臣聞夏禹之弼成五服也肇謨六府三

事周武之誕敷明命也寔陳八政五紀語其功利其六府者人

仰以生三事者德據以成八政為經國之用五紀為歲天之道

別其條流則曲直木也從革金也水以潤下育物火以炎上同

天土順則五稼阜滋穀登則蒸人乃粒直已以正德理財以利

用務本以厚生此九功所以惟叙也八正食所以生人也貨所

以聚人也祀所以仁鬼神也司空實平水土司寇實誥姦慝司

徒實敷五教賔以叶多方師以具七德此先王保乂萬有也周

星者歲之紀合朔者月之紀信旬者日之紀星辰以察乾象歷

數以授人時此先王所以合德二議也得其道者王失其道亡
古今雖殊其致一也陛下執古之道馭今之有降此彛訓以及
于臣但稟師說難副睿問制策曰較前兼問王之損益揆今代
之用捨者沿革之要茂對所宜者臣聞貫古今蔽天壤而不
可易者道與德也時損益而皆便於理者名與物也所以無體
之禮無聲之樂倚道之主莫不薰行其餘正朔服色聲文明物
則三代已降逮乎陳隋各從其所尚爾伏惟陛下視其善者用
之其不善者捨之此沿革之要也制策曰廢關市之征輕仕之
賦者臣以征關市稅什一者古今通典苟不踰轍無害於
人誠宜取之以資國用陛下明欲廢之輕之以息黔首甚大
惠也然臣以為百姓之患者不生一作於此生於法令不
一賦歛迭興名目滋彰杼軸皆盡爾今王畿之外內地州縣亦

不當賦繇者何有鎖字團練等數州又置節度度支使皆多
聚強兵增置部克軍禾斗米皆出於人計具誅求十倍王府至
於睚眦之際不戢自焚殺長吏夷城郭者又亦多矣卒然邊陲
有難羽檄交馳必不得一人尺鐵以資天討伏望陛下下曠然
之詔使內地州縣悉依平時舊師故老盡罷以息疲人則天下
賦稅十減七八矣制策曰歸踰年之戎罷無事之官者臣聞王
卒以舊楚子所以敗也將驕卒惰項梁所以亡也今緣邊將士
功已高位已重進不求賞退不畏刑伏望申命將帥言於軍中
有思歸者內以新卒代之願克軍者復以師律整之夫如是則
軍政必行則邊無侵軼矣臣又聞賞功以貴任能以職古之道
也伏見比歲詔旨諸員外兼試等官才者能者改授正員其
餘並依本資數進陛下已得八柄馭功之道矣微臣又何聞制

馬策曰法有或不便於時吏有或不

策問作人將未

適其任賢士見沉

於負俗遺網有補化源者此皆經國大體則當與朝之衆君子議焉臣位卑職寡何足裨補然臣以為令合於經而人悅之者可存也今為救弊而作行已久而猶未安也者何也若乃申黜幽陟明之典則吏人砥節矣遵弃瑕錄能之義則俊乂効職矣若王網者布於方冊顧在陛下行與不行何謂之遺矣制策曰均沃墾於原田便工商於市肆者臣聞度土功因地利所以惠農人也農人也禁未作絕竒貨所以惠工商也其要在於申明田令興不擾市人耳制策曰改制徵物釐創建正者伏以國家受命向二百年憲章典禮并吞千古今陛下嗣聖御極孝理君臨華夏既平臨欲改制此皆先聖舊典臣竊惜之臣又聞夏以木德王而正以人統殷以金德王而正以地統周以火德

王而正以天統孔子曰夏正為得天此不易之道也制策曰復務官曹澄清流品者臣聞設官分職以嚴王事猶列宿定位同拱北辰也伏見艱虞以來增置使額類官有二事人無底從銷錢銷食十場十擾今陛下欲使復于官人志所底此為政之本也臣聞政以賄成則兼者貪匪其道則貪者兼此仕進之精也今聖慮及此孰不繫其源而浚其流乎制策曰朝有濟理之士邊有死難之臣者臣聞舜舉臯陶湯舉伊尹則仁者至矣今賢才夾輔俊乂揚庭猶滄海之富珠璣崑山之精瓊玉但恐未盡察耳伏望聽政之暇引備顧問則十六相相字一不專美於堯代矣臣又聞子驕者不至孝臣驕者不至忠伏望陛下訓將帥以禮示師徒以義則仗節犯難者孰變其功乎制策曰致策問作返俗廉隅還風樸略者臣以為非理者其化也於朝廷公卿大夫孰

不退讓崇節儉而以率土之士疇不從風而靡乎制策曰授簡
策問作之外當有令圖者臣以為當今所務者生一作於興禮
受問樂務耕稼禁遊食抑奢侈其餘則詔書所以問臣纖悉矣謹對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九十一

登仕郎胡

柯卿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九十二

策十六

直言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

策目見四百九十卷與龐嚴同沈亞之

對臣伏念日之包明其在昏夕之時則與育者等及屬曰蒙光
乃能寤玄黃披萬類傑智之才其處濁倍之中則為愚者混非
遭聖偶時安能調集作樞陰陽育萬物其理一也育者雖蒙光莫
能視愚者雖蒙聖莫能智集作賢具理一也故舜禹翔光其於
上益稷之徒周其視於下其由懸白日而省鬲婁也三代已集作

降君之光微臣之智狹見其手而迷其足覩其前而昧其後其
由舉燭螢而臨庶目也今陛下神光洞天鑒被幽塞猶懼理有
未至故親省群言而臣瞽愚非能逾於智傑副集作應陛下之清
問臣以相與貢臣六字川文梓作而免臣以賢良應詔微臣所冒

非任當伏竄弃之充不足以塞罪乃輒伏進所敢言伏讀春問
周視聖旨見陛下思未災之病也臣愚以為皆由尚書六曹之
本壞而致乎然也今請統而條指之春問有念人倍之凋訛文粹
作耗
及于卒乘之數貨弊之資臣請以今之戶部兵部

舉之春問有才思周於文武本固在於仕農臣

請以禮部士部之壞舉之春問有欲以辨行之真為臣請以吏
部之濫舉之春問有朝廷之闕臣請刑部之失舉之春問有四
方之弊臣請以山東隴右之意奏之伏願陛下詳臣之言察臣
之志無以臣微而輕集作
忽其奏也臣聞周設六官以統百辟立
國八百年其由綱之不絕於所制故也大宗龍興華魏晉之殘
政修法度立中庸設尚書六曹以序班文武以條系天下号令
既布而萬方從集作
區矣愛其人若愛己之德保其黎若保幼子

恐其有墜也故明四目以先其視指其未見者也集作指教
其未見也達

四聽以先其聽喻其未聞者也集作開喻
其未聞也尊賢之言而為視聽

視听先張則黎庶不陷於災害而康泰矣後代雖有盜臣姦黨

集作
夫而終不患其亡由綱之不絕於所制也夫尚書六曹之設

猶人之有六腑也耳目鼻口之樞系於元首手足之用關於肘

膝其血氣根脉文粹作
端緒皆統於六腑符而命之然後能動用失

其用者非邪則眩夫人莫不尊其三字文粹
作尊於首故作足司

其所履指司其所執百體之司各勤其用則首安其尊而不勞

首之處身由君之居上也百辟以位則君安其尊而不勞明矣

今尚書六曹外雖備其官而中實謬金人倍凋訛文粹
作耗者其由

戶部之綱不理者昔戶部其在開元最為治不避
諱平當時西有

涼六府之饒東有兩河之賦仰給之卒不過四五師其餘利殖

所入盡與齊人四十年間富庶滂洋之若是及一日上恃昇平之功相肆威驕之恨直言得死諛色或進傳掌之間清蹕遊于巴蜀矣今西涼為虜兩河為兵盡開元天下之兵不過當今數郡之卒勝衣之農而百徭出矣鞭後重繁不勝於籍權之顧其害刑之不問其滌吞危文粹作危若衆多欲無凋訛文粹作耗不可得也兵部之選武士益謬矣夫賊射百中集作天為重騎射次之騎戈亦次之此武夫賤者之宜業也而直者百無一焉其餘盡買豪姦之背役者以俟冒入奮戈戲馬者亦得中名則估肆富人之子弟彼安能致武之所用顧欲占籍自恃以進徭於鄉閭耳而欲卒乘貨弊之充強臣未見也今兩河之間至於幽薊連屬西邊北邊而仰給之卒多於其土之齊人十九在兵部者所曹曾不能制以校尉而况文粹作惣其綱乎古者兵農之

體也三時務農一時習兵故春耕而夏植秋藏而冬講武誠願使兵部之綱維根於古道之要兵部之令加於將帥之臣則本爰益夫矣何卒貨不充於古哉今禮部之得進士最為清選而以綺言聲律之賦詩而集無而字擇之及乎集作中為仕也則責之不通天下之大經無王公之重器今取之至微而望之甚大其猶繁陋也而望曲齊於韶護也今仕進之風矣壞矣必以險詐為朴博明為狂顧以武為汙矣而况兼學乎陛下何不令禮部之臣督其所業雜考其所能則爰可化矣夫惟博大之士為能兼學耳夫持舉惟非博大之士不能也夫求博大之士非竭誠不得也故殷宗之誠竭於神神感於夢而得傳說周文之誠竭於氣氣感於兆而得太公陛下如能用殷周之誠而求之何患周才之不至矣今工部之綱不舉其由百工之不條理焉且務於

捷

文粹作修

濫則能速壞或於邪巧則多改作速壞相仍改作無已

欲使財費之不窮工力之不竭臣未見也夫堯之功與天比覆

居于土陞之上蔭於芳茨之下土簋而具禹親動理水而卑宮

室是二君者非不能極巧侈之端故處陋而無馱蓋欲使天下

之人自然而儉易從也而周官百工之職一

文粹

載於六職之書詳

矣其後昏君亂主未有不擿遊觀之娛窮功侈之樂恣羅紈之

靡雖有生植之衆不足充虞人之裁雖盡隴畝之農不足塞百

工之役雖竭蚕婦之勞不足給竒絲之廣

集作貢

秦隋之末君不

如此不足以隳宗社今仕家不著籍於鄉閭亦已久矣則農夫

維恐他業之不容於趨也安肯顧墮畝而戀其本哉伏願陛下

仰堯禹之聖敬畏秦隋之敗奢念漢文之節儉凡在百工之用

關於將作內作技同者必使統於工部以觀制作之度使勞費

之怨不起於下人則堯聖禹明周規漢儉唯陛下擇耳何止仕

農之因業哉今吏部之補吏歲調官千餘其試以隅文儷語之

書程以百二字為準考之

文粹作其

能否以定取舍直使其人真能

然尚何以補况十九皆偽人乎以此而求其實不可得也且昆

吾之利莫耶之才雖巧用不能雕咫尺之木鷲鳥之羅雖善掩

者不能拘蚊蚋如使恢宏博大之士裁心鏤舌於

於字作以此

此

辭而其道安可見乎陛下何不命群官立於朝者歲各貢所知

各以其所長試之各以其所器任之不勝其

集作於

任者罪罔上

闕其貢者罪嚴賢而洽聞者爵餘次禮部吏部以時舉籍刑部

督其不察如此則人人爭好賢人人務克己何患乎真偽不可

辨哉今朝廷之闕衆其急者刑部刑部之綱不舉其由賞罰之

不信勅令迭降而其旨相違故有行之於今日而廢之於明日

罪之於此而赦之於彼是謂慢易詐欺之數耳欲無枉撓不可得也誠願斥其煩再去其相逾則人人易守難犯然後命儒賢究掌之不明於此者不得為刑部之官源無令猾賤之徒輕身重貨竊法以自筭如此則清矣賞信刑果則遠罪修己之風序今非止於闕蓋將病且痼矣夫病者其在皮膚則易也六腑尸文粹縲氣非所經而其體固不亦危乎臣請以醫方之言諭國作已之病伏惟陛下察焉臣聞良醫之理痼也陳以奇方伐集作以猛餌外以針火導其血絡藥病相攻戰于其中及痼解病瘳六腑亦憊於是竭良藥以材調德善以味從而補之然後六腑平平百體正內強而外和矣夫代之愚醫則不然必使病勝而形羸不危其身者稀矣三公六曹國之六腑也果刑信賞國之筋惟也九州百郡國之百體也四夷八蠻國之外膚也驕荒淫異

國之痼也嘉

謨長策國之奇方也強將勁兵國之計火也禮樂法度國之德膳良藥也夫百骸具於外六腑列於內相假而成生相致而動息本為一身也及一腑失理容而不攻其久日大攻而不除其久為痼除而不補其久復發為瘵集作瘵難矣臣以為天寶貽痼始於一支而容之浸及百體幾危其玄宗肅宗除而不終痼及興元德宗之時又無良臣可進內強之術而攻不克集作先皇攻於除而不攻於補今乃復發於幽冀居國之左足又有西戎之厲居於右掌之膚涉腕途肘今已及肩何以知其自掌而及肩也以安西至于涇隴一萬三千里其門嚴闕重阻皆為戎有由此知其及肩也則王畿界戎無五百里此肩之去喉能遠乎柰河容而不除也此皆發於中朝之闕而流其病也若四方之弊

莫若山東隴右之急莫若武備之不至又請舉之夫聖人之毋
萬物之體天地之功故以陽為文教極其光明也以陰為武備
盡其肅厲也夫陽盈則韜而陰藩之陰盈則復而陽濟之故能
相理而不亂五月陽盈使一陰居其間明其陰陰之有位而盜
陰不生也故聖人因之武備至于十一月陰盈包將來之陽可大
可久也故外作雪霜以厲之恐僭陰之通也內密燠而養之使
其為文為光也故聖人因之求賢以為輔電凍霜雪禁其煩益
陰用也故聖人因之以正刑雷風為前驅蕩其所不通温光從
而暢集作之陽德也故聖人因之以文宥是以聖人之德文雖
先川文粹雜作而武備不去前年淮夷齊魯常山死幽薊歸集
歸文粹作臣未見制法有方法也而議者且以為兵可戢也遂
用羸將守常山滯儒流薊北不旋踵而賊氣作矣伏願陛下慎

動誠盈無傷陰之大候且行化在使人舉兵在立勢夫百斛之
車百蹄之牛不能挫其轂如措之峻坂之上援之力者不盡數
牛及轟然而遷則牛足之運不給輪奔矣此立勢之樞也今幽
冀之兵其由病者之再病也乘虛而強履獨有立勢而誅之立
勢之急在於聚威其於深棗實力於滄定然後以趙魏臨常山
環兵而攻之則冀馬之蹤不望合於燕蹄矣以太原之師入薊
丘則易水之東左臂不能傍運矣此拘燕固集作冀之方也如
其擒蹤之法出於一時者則名將而用耳川文料作則在如其
威不聚於急力不實於危雖有名將不能為也陛下見西制戎
北制虜壁壘之勢盤連交錯兵甲之多賞勞之厚以為戎虜知
畏此而不敢犯塞今以刑賞之不信也而戎臣以自入士卒虛
名占籍者十五不啻日夜飛金壁走銀繒市言唯恐由園陉池

之不廣也簪珥羽鈿之不侈也洞房綺闥之不邃也不如此不足
以積怨勞卒及寇來則必固壁閉兵無敢出繫者如一日戎
戈東刃陛下將安倚乎今北虜猾夏猶已事嫁矣川文粹作既而
已負約矣
西戎之虛盟安足信之不可無虞也夫人性有勇怯地形有險
易勇怯可以習制制之以刑則亡怯樂之以利則亡怯借之以
勢則亡怯假如涉險利強弩以持文粹
作遲重者據之平陸利騎戈
以捷手捷蹄者兼之此得勢而亡怯也今士卒之獲戎者得其
牛馬羊雜畜及衣裝寶賂皆與之無令有所奮奪此顧利而亡
怯也蒙兵失律者皆誅此畏刑而亡怯也如此而用勇倍百矣
臣嘗仕於邊又嘗與戎降人言自瀚海已東神鳥燉煌張掖酒
泉東至於金城會寧東南至於上邽清水九五十郡六鎮十五
軍皆唐人子孫生為戎奴婢田牧種作或聚集作
集居城落之間

或散處野澤之中及霜露既降以為歲時必東望蹄呼集作
虛其

感故國之恩集作
思如此陛下能不念之臣意西戎今冬當踰河

拒北虜明年必大入靈武寇西城先繫盟宥誠能因此時詔寧

隴邠涇及南梁皆會兵計事獨得以老弱留謹城其他少壯及

騎士皆持裝佩監糗令邠寧涇原軍皆出平涼道彈箏邠寧

軍北固崆峒守簫關涇原軍西遮木峽關鳳翔軍逾隴出上邽

因臨洮取鳳林關南梁軍道鳳逾黃花因狄道會隴西得其利

則繫因其牛羊足供具各以輕其入賀集作
河蘭撫喻其遺人飛

聲流勢延而益西則故地盡可得也如此則王畿之內安有警

烽之虞哉臣因曰四方之弊莫若山東隴右今策臣之目曰直

言極諫則言無所不直直不惧於罪也若諫無不極者今百不

盡臣之一二焉何者答問之所及或未利於國臣雖欲隔之而

不辭則惧執事之臣不寤也睿問之所不及者當臣之所蓄集

作或集作有利於國雖欲奏之臣惧罪言於非宜也而况晦

寒集作之晨奔光馳曜之下筆豈無異日而顧問哉伏惟陛下

察馬謹對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九十二

登仕郎胡柯 卿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九十三 策十七

直言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一道

問朕聞古先哲王之理也玄默為無端拱司契舊唐書作陶

忙心以居簡疑日用於不宰立本以厚下諸本作厚推誠

而達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之所

臻叟乎其莫新唐書可及已文粹三代令王質文迭救而巧諸本

偽滋熾風沍寢微自漢魏諸本無已舊唐書作而降足徵蓋寡朕

顧昧理諸本作道祗荷丕構奉若謨訓不敢荒寧諸本作任賢

揚厲宵衣肝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所

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厄災旱意歲播

植文粹作愆時國廩罕蓄乏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

京師文粹有諸夏之本也將以觀理而豪猾舊唐書踰檢太學

明教化新唐書之源也期於宣化諸本作而生徒多隋業列群

在乎頒條而子禁或未絕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衰諸本

俗隋新書書作活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理也聽人以言則

枝葉難辨御下以法文粹作防則恥格下形其阜財發號也生

之寡而食之聚煩於令而鮮於理思欲欲諸本究此繆盤致之

洽平茲心浩然若涉泉水故前詔有司博延群彥佇啓宿懣冀

臻時雍子大夫皆識達古今志在舊唐書康濟造庭待問副朕

虛懷必當箴主之閔辨政之疵明網條之所諸本致糸稽庶富之

所急何施文粹斯革于二唐書作於文前弊何澤斯惠下土何

施二唐書而理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可諸本充推之本源著於

條對至若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文類登科於理嚴尤底定之策

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務推此龜鏡擇乎

中庸期在洽聞朕將親覽

對策

劉蕡

對褐衣小臣二文字贊粹作生沐浴齋戒伏於彤庭之下文粹謹頓首

上言皇帝陛下臣誠不佞有匡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

犯顏取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舊唐書但懷憤抑鬱思有時而一

發耳常欲與庶人議於道商旅文粹論於市得適上聽一悟

主心雖被袂言之罪無所悔焉况逢陛下以至德嗣興以大明

垂照詢求過闕咨訪謨猷下制諸本作中外舉能直言極諫者

臣既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於上之所忌時之所

禁權倖之所諱惡有司之所興奪臣愚不識文粹有大伏惟陛

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朝有讜直而受戮者乃天下之幸也非臣

之所望也謹昧死以對伏以聖策有思古先之理念玄默之化

將欲通天人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慕道之深也臣以為

哲王之理其則不遠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陛下憂勞

之至舊唐書作志也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點左右之織佞進

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

時之成敗心有所未達以下情蔽川粹塞文作而不得上通行有所

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達諸作本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

欲氣之和也在遂性以導之救災旱舊唐書作患在致乎精誠廣播

植在視乎食力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

失當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生隋徒業由學校之官廢列郡

干禁由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

理之心文粹作勤阜財發號之歎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

則枝葉安有難辨乎防下以禮則恥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

食衆則可罷斥隋將念令煩而理鮮安在察其文粹作在行否

轉延郿彥願陛下必詢其言造庭待問則小臣其諸本敢受死

伏以聖策以求賢箴闕之言審政辨疵之令舊唐書作念見陛下咨

訪之心勤也遂小臣屏姦豪之志則弊革于新唐書作念前守陛下

念康濟之言二唐書作心文粹作方則惠敷于文粹作下邪正之道分而理

右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克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

嚴尤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堯之考績叔子之

所務不若虞舜之舞干且俱非大德之中庸未可為上聖之龜

鏡又何足為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

臣請披瀝肝膽為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言諸本哲王之

理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解而已臣謂按

諸本

哲王之

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始終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既能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脩之勤而行之則可以執契而居簡無為而不宰矣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威德矣又安有三代脩環之弊而為巧川文粹偽滋熾之漸乎臣故曰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謂若夫任賢揚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者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今陛下不以國家存亡之計舊唐書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未知陛下以謂布衣之臣不足以新唐書定大計耶或萬機之勤而聖慮有所未至耶不然何宜憂者而不先憂乎臣以為陛下之所慮者宜先憂

七字諸本作所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此四者乃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既艱難而成

之胡可二字文粹作固不可容易而守之昔大祖肇基高祖勤其績大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有餘載矣其間明

聖相因擾舊唐書亂繼作未有不委用賢士親近正人而能紹

興其微烈者也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朝之恥萬古為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為漢武帝言

之畧矣其所未盡者臣得為陛下備而陳諸本之夫繼故不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為君

者所法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臣又按春秋閻寺殺吳子餘祭書其名三字舊唐書春秋譏其速遠賢

士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矣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戒將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而履正道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臣

文粹作相得

以專其任庶寮

舊唐書作戎

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藁近五六人物天

下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攝朝庭勢傾海內

群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奸生惟屋臣恐

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矣此宮闈之所以將變也臣謹按春秋

魯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為

舊唐書作其

先君不得正

其終則

舊唐書作故

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

心之寄閣寺專

舊唐書作寺

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陛下

不得正其始况儲未建郊祀未脩將相之職不歸名分之宜不

定此社稷之所以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礼子

舊唐書作子礼

殺召伯

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而此書者重其專王命也夫

舊唐書作且天之所授者在君君之所存在命操其命而失之者是

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之

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

歸者以其能逐君側之惡人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滅柄陵

夷藩臣踐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乱者以安君為名不究春

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不自於

諸侯此每內之所以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涕素

諸本作奚盜當

車以抗詞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

之耳

舊唐書作矣

臣謹按春秋晉孤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

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因陰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戕賊之禍

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

舊唐書作莫

敢盡意上洩事其則

下不舊唐書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詞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

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舊唐書為陛下言之慮陛下必不能用

之新唐書作不能也文陛下既忽之而不用必洩其言臣下既

言之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以鉗直言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

以欲盡其言則有諸本失身之懼欲盡其言則有諸本失身之

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故低舊唐書徊鬱塞以候陛下感

悟然後盡其啓沃耳陛下何不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特

賢相與舊德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救亂之術寒陰邪

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

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得理於前當理於後既不得正其始當

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肝食之憂

矣臣前所謂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

時之成敗者臣聞堯舜之為君而天下大理者以其能任九官

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貳其業不侵其職居官惟其能左右

惟其賢元凱在下雖微而必舉四凶在朝雖強而必誅考其安

危明其取捨至秦之二代漢之元成咸願舊唐書措國如唐虞

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明諸本取捨

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不親忠良文粹不遠讒佞伏願陛下

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

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網紀未絕典刑猶在人

誰不欲致身文粹為王臣致時為文粹平陛下何忽而不

用之耶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其惡如四凶其詐如趙

高其姦如恭顯者陛下又何憚而不去之邪神器固有歸天命

固有分祖廟固有靈忠良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

也失於強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強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
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臣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剪
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緒可紹
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
不得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者且百姓有塗
炭之苦陛下無由而知則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無由而作信
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
塞上出惡政人為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以自取其滅亡也

新唐書作皆不知其所
以終自取其滅亡也

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

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則雖社稷不得
固其重苟社稷之不重則雖國君不得保其尊故理天下者不
可不知百姓之情也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命舊唐書

慈仁者親之育之如保

舊唐書

傳焉如乳哺焉

二句文粹作如
母之乳哺焉

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之於上也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

不然陛下親近貴倖分曹建

舊唐書

署補除卒吏召致賓客因

其貨賄

文粹
作財

假其氣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為牧守居上無清惠

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
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讐敵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飢者
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獨孤獨者不得存老幼疾病者不得
養加以國權兵柄專在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奸吏因緣而弄
法冤痛之聲上達于九天入于九泉鬼神為之怨怒陰陽為
之愆錯居門九重舊唐書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
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士萌之勢憂在旦夕即不幸因之
以師旅舊唐書繼之以凶荒臣以謂二字舊唐書陳勝吳廣不獨

諸本於秦赤眉黃巾不獨生諸本於漢臣所以為陛下發憤梏

腕痛心泣血耳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由而知之乎

陛下有羊惠舊唐書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致使陛下

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者固其然也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

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日紀綱日紊國祚日衰

奸兇日強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蹠柄也

自陛下御宇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

舊唐書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願陛下慎終如始以塞萬

方之望誠宜舊唐書揭國權以歸其相持兵柄以歸其將去貪

臣聚斂之政除奸吏因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

便僻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舊唐書之以利聰之

以和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

國歡康兆人蘇息則心無所不達而信諸本無所不孚矣臣前

所言諸本欲人之化也在脩己以先之者臣聞德以脩己教以

導人脩己也舊唐書作脩之也舊唐書則人不勸而自至尊人也舊唐書

導之也唐文類則人敦行而率從是以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

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

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不以立教之旨未盡其方耶夫

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為明臣以

臣時為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臣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

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法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固則人流法

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使必至化之使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

斥姦邪不私其左右舉賢正不遺其踈遠則化浹於朝廷矣愛

文粹人以敦本分職而奉法脩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

外則化行於天下矣臣前所言諸本欲氣之正諸本也在安其

情以和之者諸本作遂在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任壽也夫欲人之仁壽也在

乎立制度脩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者財用省則賦歛輕則人

富矣教化脩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而人安矣既富則仁

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生二唐書馬仁壽之心感於下和平之

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存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前

所言諸本救災旱在致乎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舊

書文粹並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魯文公

二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無憫人之心也故僖致精誠

而旱不害物文無憫恤而變舊唐書則誠災陛下誠能有恤人

之心則無誠災之變矣臣前所言諸本廣播植在視乎食力者

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宰人

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於人力皆勤矣

願陛下廢百事之用舊唐書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植不愆矣臣

前所言諸本國廩罕蓄本乎凡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藏孫辰

告糴于齊春秋譏其國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百姓飢臣而願

斥放惰之徒舊唐書以篤其耕植省不急之務文粹以贍其黎

元則廩蓄不乏矣臣前所言諸本吏道多端本乎選用矣當者

由國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

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

覈考課之實定遷之制則多端之吏道息矣臣前所言諸本豪猾

踰檢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

盟諸侯不書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舊唐書明天子

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夫官者五帝三皇諸本

之所違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
分外官中官之員五南司北是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
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
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以諸本制軍賦問農事以脩武
備提對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
方可以保又邦家式遏亂畧舊唐書既太宗皇帝肇建邦典亦
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居閑歲則橐弓力墻將有事則釋
耒荷弋所以脩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
於奉朝請大將文粹不主兵諸本事止於養勳陸軍容合中官
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嫉之吏仇讎足一蹈軍門
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剪除奸兇諸本作而詐足以抑揚威
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繼藩臣干陵宰

輔隳裂王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
以馭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仗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
武之旨耶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
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脩省署之官近崇真觀之規遠復成周
之制自邦畿以刑於萬諸本國始天子而諸本達于諸候則可
以制豪猾之強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言諸本生徒隋業由學
效之官廢者蓋以國家貴其祿而賤其能先其事而後其行故
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脩業之心矣臣前所言諸本列郡于
禁由授任非其人者臣以為刺史三字英華作之任理亂之根
本繫焉朝廷之法制狂焉可以抑豪猾恩可以惠孤寡強可以
禦奸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有曾經戰陣及功臣子弟各請
隨宜酌賞如新唐書無理人之術者不當授任此官則絕于禁

之患矣臣前所言諸本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

祿秩制其節用車服禁人金銀珠玉錦綉雕鏤不蓄於私室文粹

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言諸本辨枝葉者在諸本考言以諸本

詢行也臣前所言諸本形恥格者在尊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言

諸本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隋游者已備之於前所矣臣前所

言諸本令煩而理鮮要在觀察行否者臣聞号令者乃理國之

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益止留五字舊唐書文罪

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理鮮得非持之者為諸本所弊欺乎臣

前所言諸本博延群彥願陛下必結其言造庭待問則小臣豈

敢愛死者臣聞龜錯為漢畫削諸侯之策非不知其禍之將至

也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今臣非不知言發

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所以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

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啓殷比干死而啓周

剏生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

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受戮權臣之手臣幸得

從四子遊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以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

為啓之哉至於人主之闕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若

乃流下土之惠修近古之理而致其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

然上之所陳臣者實以臣親承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為

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敬奉

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育二唐書百姓以教人慈二唐

書有調元氣以煦育幼字扇大和於仁壽可以逍遙而無為端二唐

拱而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釋宰相而任之使權造化之柄

念保定之功擇將帥而任之使修分閫之寄念百度之未貞在

擇庶官而任之使專職業之守分萬諸本百姓之愁痛在釋長吏而任之使明惠養之術自然言足以為天下教動諸本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慮然後以致其理哉謹對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九十三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九十四

策十八

帝王

歷代帝王為理一道

納諫一道

去諂佞一道

睦親一道

養老一道

御功臣之術一道

辨興亡之由一道

王擇流人心感一道

君不行臣事一道

人之困窮由君之奢欲道

歷代帝王為理

見四百八十二卷題作賢良策第五道

納諫上封章廣視

白居易

問國家立諫諍之官開啓沃之路久矣而蹇諤者未盡其節謀猷者未竭其誠思欲取天下之耳目禪我視听盡天下之心智為我思謀政之壅蔽者決於中令之滅絕者通于外上無違

德下無隱情何為何方得至於此

又問先王立訓唯諫是從然則立代君臣有賢有否至若獻替之際是非之間或集作若君過臣規固宜有言必結如上得下失

豈可從諫如流以是訓人其義安在

自此至卷終並於白居易集準備制科十五門中摘取九篇其間各皆居易擬作

對

對臣聞天子之耳不能自聰合天下之耳聽之而後聰也天子之目不能自明合天下之目視之而後明也天子之心不能自聖合天下之心思之而後聖也若天子唯以兩耳聽之兩目視之一心思之則十步之外不能聞也百步之外不能見也殿庭之外不能知也而况四海之大萬機之重集作萬者乎聖人集作王知其然故立諫諍諷議之官開獻替啓沃之道俾乎補察遺闕

輔佐

集作助

聰明猶惧其未也於是設敢諫之鼓建進善之旌立

誹謗之木工商得心流議士庶得以傳言然後過日聞而德日

新矣是矣古之聖王由此塗出焉臣又聞不棄死馬之骨然後

良驥可得至也不棄狂夫之言然後嘉謀可得聞也苟臣嘗見

之中有可取者陛下取而行之苟臣芻言之中有可採者陛下

採而用之則聞之者必曰如某之言如謀之見猶且不棄况愈

於某之徒歟則天下謀猷之士得不比肩而至乎天下謗諤之

臣得不繼踵而來乎故覽其謀猷則天下之利病如懸之

集作於

握中矣納其謗諤則朝廷之得失如指諸掌內矣所謂用天下

之耳听之則無不聰也用天下也目視之則無不明也用天下

之心識思謀之則無不聖神也聖神啓於上听明達於下如此

則何壅蔽之有耶何

集無何字

滅絕之有耶臣又嘗觀歷代之人君

有愚有賢舉事非盡失也人臣者有能有否出言非盡得也然則先王勤勤懇懇勸從諫誠不自用者又何哉豈不以自古以來君雖有得未有懷諫而理者也况其有失乎臣雖有失未有從諫而亂者也况其有得乎勤懇勸誠之義在於此矣伏惟陛下鑒之

去諂佞

從謹直

問天地無私賢愚間生焉理亂有時邪正迭用焉然則理代豈遂無愚邪者耶將有而不任耶亂代豈無賢正去耶將有而不任耶思决所疑其徵何驗集作可徵其驗又問歷代之君無不知用賢則理用愚則亂從諫與從佞亡也而取捨之際紛然自迷故誅放者多非小人寵用者鮮有君子至使衰亡危亂歷代相仍集作望豈臣之邪正惑其心乎將已之

愛惡昏其鑒乎昏惑之由必有其故

對

對聞昏明不並與邪正不兩廢蓋賢者進則愚者退矣曲者用則直者退矣亦猶晝夜相代寒暑相推必然之理也然則興盛集作聖明之代非無小人小人之道消不能見而為亂也昏衰之代非無君子君子之道消不能出而為理也故殷紂之末三仁在朝虞舜之初四凶在位雖仁在朝不能用之所以喪天下速於旋踵也雖凶在位卒能去之所以理天下易於覆掌也用捨興亡之驗唯明主能察焉集作然則歷代之主莫不知邦以賢盛以愚衰君以諫安以佞危然則猶前車覆而後車不誠者何也蓋常人之情悅其從命遜志者惡其違已守道者又君子難進而易退况惡之乎小人易進而難退况悅之乎是則常主之待

君子也必敬而踈其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恩易下及踈則情難上通是以面從者日親動則假武威而自負也骨鯁者日踈言則犯龍鱗而必死也故政令日以壞邦家日以傾斯所以變盛為衰轉安為危者矣是以明王知君子之守道也雖違於已引而進之知小人之脩惑也雖從命於推而遠之知謹言之為良藥也雖逆於耳怒而容之知佞言之為美疢也雖遜於心忍而絕之故政令日以和邦家日以理斯所以變衰為盛轉危為安者矣盛衰安危之効唯明主能鑒焉

問睦親 選用

對

對臣聞聖人南面而理天下自人道始也集作人道之始始於親親故堯之教也睦九族而平百姓文王之教集作也刑寡妻

而御家邦斯可謂教之源理之本也今陛下誠欲推其恩廣其愛使惠洽九旌化流萬人則宜乎先親後踈自近及遠者也然後置其師傅閑之以教訓選其賢能授之以官致或出為牧守或入為公卿如此則雖無三代封建之名而有三代翼載之實也使棣華之詠協于內麟趾之風着于外所謂枝葉茂而本根可庇骨肉厚而家國有集作肥則天下之人相從而化矣故曰未有九族離而萬人和者也蓋先王所以布六順而化百姓敷五教而協萬邦者由此道素行也

問養老 在使之壽富貴

對

前人

對臣聞昔者西伯善養老而天下歸之集作善養者非家至戶見衣而食之也蓋能為其立田里之制以安其業樹畜養集作

畜之產以厚其生使生有所養老有所終死有所送也近代之
主以為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飽而時頒其布帛肉粟之賜則
為養老之道盡於是矣臣以為此小惠也非大德也何則賜之
以布帛仁則仁矣不若勸其桑麻之業使天下五十者可以衣
帛矣賜之以肉粟惠則惠矣不若教其鷄豚之畜使天下七十
者可以食肉矣然則後牧以仁賢慎其刑罰雖不與之年而老
者得以壽矣不奪其力不擾其時雖不與之財而老者得以富
矣使幼者事長少者敬老雖不與之爵而老者得以貴矣此三
代聖王所以不遺年而興孝者用此道也

問御功臣之術

前人

對

對臣聞明王之御功臣也量其功而限之以爵審其罪而糾之
以法限之以爵故爵加而知榮矣糾之以法故法行而知息矣
恩榮並加畏愛相濟下無貳心上無疑心此明王所以念功勞
而全君臣之道也若不限之以爵則無厭之心生矣雖極人臣
之位而不知榮也若不糾之以法則不忌之心啓矣雖竭人主
之寵而不知息也恩榮不知畏愛不立而望奉上之心盡念功
之道全或恐難矣故傳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此由爵無限而
法不行使之然也惟陛下察之

辨興亡之由

由善惡之積

前人

對

問萬姓親怨之由百王興亡之漸將獨繫於乎抑亦繫於君子
對臣觀前代邦之興由得人也邦之亡由失人也得其人失其
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天地不能頓為寒暑必漸於

春秋人君不能煩為興亡必漸於善惡善不積不能勃焉而與
惡不積不能忽焉而亡善興惡始繫於君也興於亡終繫於人
也何則君苟有善人必知之知之又知之其心歸之歸之又歸
之則載舟之水由是積焉君苟有不善二字人亦知之知之又
知之其心去之去之又去之則覆舟之水由是作焉故曰至高
而危者君也至愚而不可欺者人也聖人知其然故法集作天
上不息之道以脩己法地下不動之德以安人脩己者慎於中
也慄然如履薄集作春冰安人者敬其下也慄然若馭朽索猶懼
其未也加以樂人之樂人亦樂其樂憂人亦憂其憂樂同於人
敬慎着於己如是而不與者反是而不亡者自生人以來未之
有也臣愚以為百王興亡之漸在於此矣

問王澤流人心感在怨已及物

前人

對

夫欲使王澤旁流人心大感則在陛下恕己及物而已夫恕己
及物者無他以心度心以身親身惟其所為以及天下者也故
己欲安則念人之重擾也已欲壽則念人之嘉生也已欲逸則
念人之憚勞也已欲富則念人之惡貧也已欲溫飽則念人之
凍餒也已欲聲色則念人之怨曠也今陛下念其重擾則煩暴
之吏退矣念其嘉生則苛酷之吏集作苛黜矣念其憚勞則土
木之役輕矣念其惡貧則服御之費損矣念凍餒則布帛爽禾
之稅輕矣念怨曠則妓樂嬪嬙之數省矣推而廣之念一知十
蓋聖人之道也始則推己以及人終則念人而反己故恕之又
恕之則王澤不得不流矣念之又念之則人心不得不感矣澤
流心感而天下不太平者未之聞也

問君不行臣事

委任宰相

前人

對

對臣聞建官施令者君所執也率職知事者臣所奉也臣行君道則政專君行臣道則事亂專與亂其弊一也然則臣道者百職至衆萬事至繁誠非一人方寸所能盡也故王者但操其要擇其人而已將在分務於群司各令督責考集作課受成於宰相不以勤勸倦自嬰然後謹殿最而賞罰焉審幽明而黜陟焉則萬樞之要畢矣故失君道者雖多夕惕若厲之慮而彛倫未必序也行臣事者雖多日昃不食之勤而廢績未必凝也得其要逸而有終非其宜勞而無功故也臣又聞坐而論道三公之任也作而行之卿大夫之職也故陳平不知錢穀邴吉不問死傷者此有之司職也非宰相之任也夫以宰相尚不可侵有司

之職况人君可侵宰相之任乎可侵百執事之事乎臣又聞宰相之任者上代天工下執人柄群職由之而理亂廢政由之而弛張君之心膺待宰相而啓沃君之耳目待宰相而聰明設其位不可一日無集作非其人得其人不可一日無其寵疑則物用用則勿踈然後能訢合其心馴致其道蓋先王所以端拱凝旒而天下大理者無他焉委務於有司也仰成於宰相也

人之困窮由君之奢欲

前人

問近古以來君天下者皆患人之困而不知困之由皆欲人之安而不得安之術今欲轉勞為逸用富易貧究困之由矯其失於既往求安之術致其利於將來審而行之以康天下

對

對臣聞近古已來君天下者皆患人之困而不知困之由皆欲

人之安而不得安之術臣雖在瞽然粗知之臣竊觀前代人廢
之貧困者由官吏之縱欲也官吏之縱欲者由君上之不能節
儉也何則天下之人億兆也君者一而已矣以億兆之人奉其
一君則君之居處雖極土木之工殫金玉之飾君之衣食雖窮
海陸之味盡文彩之華君之耳目雖怡鄭衛之音厭燕趙之色
君之心體雖倦改渙之樂疲輒跡之遊猶未至擾於人傷於物
何者至多奉至少故也然則一縱一於而弊及於者又何哉蓋
以君之命行於左右左右頒於方鎮布於集作州牧州牧達於
集作縣宰縣宰下於鄉吏鄉吏傳於村胥然後至於人馬自君
之人等級若是所求既衆所費滋多則君取其一而臣已取其
百矣所謂上開一源下生百端者也豈真若是一作而已哉蓋
亦君好則臣為上行則下効故上苟好奢則天下貪冒之吏將

肆心馬上苟好利則天下聚斂之臣將寘力馬雷動風行日引
月長上益其侈下成其私其費盡出於人集作實作何堪其弊此
又為害十倍於前也夫如是則君之操靜為人勞逸之本君之
奢儉為人貧富之源故一節其情而下有以獲其福一肆其欲
而下有以罹其殃一出善則天下之心同其喜一違善道則天
下之心共其憂蓋百姓之殃不在乎鬼神百姓之福不在天地
在乎君之操靜奢儉而已矣是以聖王之脩身化下也宮室有
制服食有度聲色有節畋遊有時不徇己情不窮己欲不殫人
力不耗人財夫然故誠發乎心德形乎身政如乎人化達乎天
下以此禁吏則貪欲之吏不得不廉矣以此牧人則貧困之人
不得不安矣困之田安之術以臣所見其在茲乎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九十四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九十五

策十九

任官

議庶官遷次遲速一道

革吏部之弊一道

牧宰考課一道

使百職脩皇綱振一道

議封建一道

使官吏清廉一道

省官併俸一道

議百司食利錢一道

議職田一道

審官一道

大官之人由不慎選小官一道

議庶官遷次遲速

白居易

問先王建官升降有制遷次有恒此經久之道也或云賞善罰惡者不踰時月又曰為官吏者可長子孫豈今古之制殊乎不然何遲速之異如此也今欲速遷而勸善恐誘躁求之心將令

久次而望功慮與滯用之歎疾徐之制何以為中

此卷並白居易集準備制

科七十五門中擢取一十二篇其問答皆居易擬作

對

對聞孔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雖聖賢為政未及三年不能成也雖善惡難知不過九載必自著也由此而論為官吏可不遲遷也不可久次也若未三年遷則政未立績未成且躁求之心生而馴致之化廢矣若過九載而不傳則明不陟幽不黜而勸善之法缺徵惡之曲墮矣大凡內外之官其略如此然則最與天子共理者莫不於二千石乎臣竊見比集作來諸州刺史有未兩考而遷者豈為善集作政之速速於聖賢邪將有司考察之不精邪不然何遷之遽也又有踰一紀而不傳者豈善惡未著莫而知邪將有司遺

忘而不舉邪不然何轉之遲也臣伏見順宗皇帝詔曰凡內外之職四考遽遷斯實革今之弊行古之道也然臣猶以為吏能有聞者既以四考遷之政術無取亦宜四考黜之將欲循其名辨其實則在陛下將糾察之吏督考課之官使別其否臧明知黑白仍命曰雖久次者不得逾於四載雖速遷者亦待及於三年此先王較能之大方致理之要道也伏惟陛下誠垂意而察焉

革吏部之弊

前人

問吏部之弊為日久矣今吏多員其故何因官不得人其由何在姦偽日起其計何生馳騫日滋其風何自欲使吏與員而相得名與實而相符趨競巧濫之弊銷公平政理之道長妍媸者不能期於藻鏡錙銖者不敢冒集作於銓衡豈無良謀以救其

弊

對

對臣伏見吏部之弊為日久矣時皆共病不知其然臣請備而
 言之臣聞古者計戶以貢士量官而署吏故官不乏吏士不乏
 官士吏官員必相參用今則官倍於古吏倍於官入色者又倍
 於吏也此由每歲假文武而筮仕者衆冒資蔭而出身者多故
 官不得人員不充吏是以爭求日進集作至姦濫日生斯乃為弊
 之一端也臣又聞古者州郡之吏牧守選而舉之府寺之寮公
 卿辟而署之其餘者乃歸有司有司所領既少則所選必精此
 前代所以得人也今則內外之官一命已上歲羨數悉委吏曹
 按曹吏資署官俱猶不給則何暇考察名實區別否臧者乎至
 使近代已來寤而成弊真為爭進共徵循之書賢愚莫分同限

停年之格才能淹滯而不振巧詐者因緣以成姦此又為弊之
 一端也今若使內外師長者各選其人分署其吏則庶乎官得
 其才矣使諸色入士者省其數或間以年則庶乎士不乏官矣
 官得其才則公平政理之道所由長也士不乏官則趨競巧濫
 之弊所由消也矧又戒銓衡之偏重則力不撓而易平矣分藻
 鏡之獨之鑒則照不疲而易明矣與夫群集作千品折於一面百
 戕斷於一心功相萬也得失相懸豈不遠矣臣以為芟煩剗弊
 莫尚於斯

牧宰考課

議殿最未精又政不由也

前人

問今者勤恤黎元之隱精求牧宰之材亦既得人使之為政何
 則撫字之方尚未副我精求之旨疲困之俗尚未知我勤俗之
 心豈才未稱官將人不求理備陳其故以革其非

對臣聞王者之設庶官無非共理者也然則庶官之理同歸而
牧宰之用為急蓋以邦之賦後由之而後均王之風教由之而
後行人之性命繫焉國之安危屬焉故與夫庶官之寄輕重不
可齊政也臣伏見陛下勤恤黎元之心至矣慎擇牧宰之旨深
矣然黎元之理尚未副陛下勤恤之心牧宰之政尚未稱陛下
慎擇之旨非人不求理非才不稱官以臣所窺粗知其由矣臣
聞賢者為善不待勸也集作矣何哉性不忍為惡耳愚者為不善
雖勸而不迂也何哉性不能為善耳賢愚之間謂之中人中人
之心可上可下勸之則遷於善捨之則陷於惡故曰懲勸之廢
也推中人而墜於小人或懲勸之行也引中人而納諸君子之
塗是集作知字勸沮之道不可一日無也况天下牧宰中人者多去

惡迂善皆待勸沮伏以方今殿作之法其備黜陟之令甚則然
則就備之中察之者未甚精也就明之中奉之者未甚行也未
甚精則藏否同貫未甚行則善惡驅雖有和璞之真不能識
也雖有齊竿之濫何由知之如此則豈獨利亦將失善善苟未
勸淫或未懲欲望副陛下勤恤之心稱陛下慎擇之旨或恐難
矣臣又請以古事驗之臣聞唐虞之際也敷求俊乂而四凶見
用及三考黜陟而四罪乃彰則知雖至明也尚或迷真偽之徒
雖至聖也不能去考察之法故其法張則變曲為直蓬生於麻
也其法弛則變香為臭使蘭化為艾也且聖人之為理豈盡得
賢而用之乎豈盡知不肖而去之乎將在夫秉其樞操其要剗
邪為正削觚為圓能使善之必遷不謂善之盡有能使惡之必
改不謂惡之盡無成此功者非集作無他懲勸之所致也則考課

之法其可輕乎臣又見當今牧宰之內甚有良能委之理人亦足成政所未致者又有其由臣聞牧宰古者五等之國也於人有父母之道焉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所宜弛張舉措由其心威福賞罰懸於手然後能鎮其俗移其風也今縣宰之權受制於州牧州牧之政取則於使司送相拘持不敢專達雖有政術何由施行况又力役之限賦歛之期以用之費省為求不以人之貧富為度以上之緩急為節不以下之勞逸為程縣畏于州州畏于使雖有人惠何由撫綏此猶束舟楫而望濟川絆騏驥而求致遠臣恐龔黃卓魯復生於今日亦不能為理矣

問使百職脩皇綱振在乎革慎

前人

對

夫百職不修萬事不舉皇綱弛而不振頹俗蕩而不還者由乎

君子謹直之道消小人慎默之道長也臣伏見近代已來時議者率以拱默保位者為明智以柔順安身者為賢能以直言危行者為狂愚以中立守道者為凝滯故朝寡敢言之士庶鮮執咎之臣自國及家寢而成俗故父訓其子曰無介直以仇敵兄教其弟曰無方正以賈悔尤識者腹非而不言愚者心競而是効至是天下有目者如瞽也有耳者如聾也有口者如含鋒刃也慎默之倍一至於斯此正士直臣所以退藏而長太息也豈直若此而已哉蓋慎默積於中則職事廢於外強毅果斷之心屈畏忌因循之性成反謂率職而舉正者不達於時宜當官而行法者不通於事變是以殿最之文雖書而不實黜陟之法雖備而不行欲望善者勸惡者懲百職修萬事舉不可得也然臣以為歷代之頹俗非國朝不能革也國朝之皇綱非陛下不能

振也葦振之術臣粗知之何者夫人之蚩蚩唯利是務若利出於慎默則慎默之風大起若利出於讜直則讜直之風大行亦猶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物而物自歸之者無他溫涼之利所在故也伏惟陛下以至公統天下以至明御群臣使清偽無所逃言行無所隱有若讜直強毅舉王彈遠者引而進之有若慎默畏忌吐剛茹柔者推而遠之使此有利彼無利安得不去彼取乎此斯所謂俾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如此則百戰修萬事舉皇綱振頽俗移太平之風由斯而致矣

議封建論郡縣

前人

問周制五等其弊也王室衰微秦廢列國其敗也天下崩壞漢封子弟其失也侯王僭亂何則為制不同同歸於弊也故自古及今議其是非者多矣今若建後開國恐失隨時之宜如置守

專城慮乖稽古之義考其要旨其誰可從又問封建之制肇自皇唐郡縣之規始於秦漢或沿或革以至國朝今欲子兆人家四海建不拔之業垂無疆之休大鑒興亡從長而用無論古今擇善而行侯將守而何先郡與國而孰愈具書于策當舉行之

對

臣聞封建之廢久矣是非之論多矣異同之要歸于三科或曰周人制五等封親賢其弊也諸侯擅戰伐陪臣執國命故蠶食瓜剖以至於衰滅也而李斯周青之議繇是興焉又曰秦皇廢列國棄子弟其敗也萬人無定主九族為匹夫故臭爛土崩以至於覆亡也而曹冏士衡之論繇是作焉又曰漢氏侯功臣同姓其失爵號太尊土宇太廣故鳴張茂解以至於悖亂也而晁錯主父之計繇是行焉然則秦懲周之弊也既以勢集無字亡而

易衰漢鑒秦之亡也亦矯枉過正歷代之說無出於此焉以臣所觀竊謂知其一未知其二也何者臣聞王者將欲家四海子兆人垂無疆之休建不拔之業者在乎操理柄立人防導化源固邦本而已矣是故刑行德立近悅遠安恩信推於中惠化流於外如此則四夷為臣妾况海內乎雖置守罷侯亦無害也君法壞政荒親離賢棄王澤竭於上人心叛於下如此則九族為讎敵况天下乎雖廢郡建邦又何益也故臣以為棄滅者上失其道天厭其德非為封建之弊也秦之覆亡者君流其毒人離其心非唯郡縣之咎也漢之禍亂者寵而失立不選賢非獨強大之故也繇是觀之苟固其本導其源雖郡與國俱可理而安矣苟踰其防失其柄雖侯與守俱能亂且危矣伏惟陛下慮遠憂近鑒古觀今以敦睦親族為先不以封王為急以憂勸勞逸為念不以建侯為私集作思以尊賢寵德心為不以開國為意以安撫黎元為事不以廢郡為謀則無疆之休不拔之業在於此矣况國家之制垂二百年法著一王理經十聖變革之議非臣敢知

問官吏清廉

在均其俸
厚其俸

前人

臣聞為國者皆患吏之貪而不知去貪之道皆欲也吏之清而不知致清之由也臣以為去貪致清在乎厚其俸均其俸而已夫貪闕於家雖嚴父慈母不能制其子况君長能檢其臣吏乎凍餒切於身雖巢由夷齊不能固其節况凡人能守其清白乎臣伏見今之官吏所以未盡貞廉者由祿不均而俸不足也不均者由所在課料重輕不齊也不足者由所在官長侵刻不已也甚者其則有官秩等而祿殊郡縣同而俸異或削奪以過半

或停給而弥年至使食衣不充凍餒並至如此則必冒刃蹈水火而求私利也况可使撫人字物斷獄均集作財者乎夫上行則下從身窮則心濫今官長日侵其吏而望吏之不日侵於人不可得也蓋渴馬守水餓犬獲肉則雖日用刑罰不能懲貪而勸清必矣陛下今欲革時之弊去吏之貪則莫先於均天下課料重輕禁天下官長侵刻吏天下之吏溫飽充於內清廉形於外然後示之以恥糾之以刑如此則縱或為非者百無一二矣

集作也

問省官併俸減使賤

前人

對

臣聞古者而置官量賦而制祿故官之省置心稽人戶之衆寡祿之厚薄必稱賦入之多少集作多俾乎官足以理人人足

以奉吏吏有常祿財有常征財賦吏負必參相得者也頃以兵戎屢動荒沴荐臻戶口流亡財征耗則宜量其官而省之併之其祿而厚之故官省則事簡事簡則人安祿厚則吏清吏清則俗阜而天下所由理也然則知清其吏而不知厚其祿則飾詐而不廉矣知厚其祿而不知省其官則財費而不足矣知省其官而不能選其能則事壅而不理矣此三者迭為表裏相頡而成者也伏惟陛下詳而行之臣又見兵興以來諸道使府或因權宜而置職一置而不停或因覈勞而加俸一加而無減至使賤多於郡縣之吏俸優於臺省之官積習生常煩費滋甚今若量其職員使其祿秩使衆寡有常数厚薄得其中故祿得其中則費不廣而下無侵削之患矣賤有常数則事不煩而人無勞擾之弊矣此又利害之相懸遠者伏惟陛下念而救之

問吏百司食利錢

對

臣伏見百司食利利出於人日給而經費有常日集作月徵而倍息無已然則舉之者無非貧戶徵之者率是遠年故私財竭於倍稱集作相非官課積為集作於非逋情至使公食有關人力不堪弊既滋深法宜改作且王者惡言求利惠其集作在不均况天下之錢一也謂之曰利曷若謂之曰征乎取之於寡曷若取之於衆乎今著日計其費歲會其用舉為定數命曰食征隨兩稅以分徵使萬人而均出散之天下其數幾何故均之於衆則貧戶無倍息之弊矣入之有程則公食無告闕之憲矣公私交便其在茲乎

問議百官職田

前人

對

臣伏以職田者職既不同田亦異數內外上下各有等差此亦古者公田稍食之制也國家自多事已來厥制不舉故稽其地籍而田則具考以戶租而數多散失至有品秩等官署同而廩祿一作粗厚薄之相懸近乎十倍者矣今欲辨內外之職均上下之田不必乎創新規其在乎舉舊典也臣謹按國朝舊典量品而授地計田而出租故地之多少必視其品之高下租之厚薄必視其田之肥瘠如此則沃瘠齊而戶租均等列辨而祿集作稍食足矣今陛下求其典而典存焉索其田在焉誠能申明而舉行之則前弊必自革矣

審官

量才授職則政成事舉

前人

問官既備而事未舉才既用而政未成者將欲正之其失安在

對

臣聞夫官既備而事未舉才既用而政未成者由官與才不相得也且官有大小繁簡之殊才有短長能否之異稱其任則政立枉其何才則事乖故先王立庶官而後求人使乎各司其局也辨衆才而後入仕使乎各盡其能也如此則官雖省才雖半可得而理也若以短任長以大授小委其不可而望其可強其不能而責其能如此則官雖備才雖倍無益於理矣故曰任小能於大事者猶狸搏寬而刀伐木也屈長才於短用者猶驥捕鼠而斧剪毛也所以相反豈不冝哉王者誠能量衆才之短長審庶官之小大俾操鑿柄者無園方之謬備輪轅者適曲直之冝自然人盡其能職脩其要彛倫日序庶績日凝又何患乎事不舉而政未成哉

大官乏人

由不慎選小官

問國家台察之材臺省之器胡然日近稍乏其人將欲救之其故安在

對

臣伏見國家公卿將相之具選於丞郎給舍丞郎給舍之材選於御史遺補郎官御史遺補郎官之器選於着校正畿赤薄尉雖未盡是十恒六十焉然則畿赤之吏獨不以府縣之用求之必著之官不獨以校勘之用取之其所責望者乃丞郎之推輪公卿之濫觴也則選用之際冝得其人臣竊見近日祕著校正或以門地授畿赤薄尉唯以資序求未集作不商較其器能不研竅其才行至使頃年已來臺官空不知所取省者郎闕不知所求豈直集作唯乏賢誠亦廢事且以資序得者僅能叅薄領以

門地進者或未任於鉛黃臣恐台衮之才莖省之具集作器十年以已後稍之其人又頃者有司懲趨競之流杜集作塞徵倖之路俾進士非科第者不授校正校正欠資考者不署畿官立而為文權以救弊蓋一時之制非可久之術今者有司難以掄材易於注擬因循勿改字以為常至使而畿之中數縣之外雖資序皆當其任而名實莫得而聞故每莖省缺負曾莫擬議則守文之弊一至於斯伏願思以後難革其前失廣丞郎推輪之本疏公卿濫觴之源如此則良能之材必足用矣要劇之職不乏人矣

問使臣盡忠人愛上

在乎明轅德之道

前人

對夫欲使臣節盡忠人心愛上則在乎明報施之道也傳曰美惡周必復又曰其事好還然則復與還皆報施之謂也夫日月不復則晝夜不分陰陽不復則寒暑不行善惡不復則君臣不成昔者五常接其臣以道故其臣君以德也三王使其臣以禮故其臣事君以忠也秦漢以降任其臣以利故其臣奉君以賈道賈道者利則進不利則退故君昏寡救惡之士國危鮮致命之臣是以其君獨安獨危其臣亦獨憂獨樂君臣之道既阻於上則兆庶之心不得不離于下也故曰君視集作親臣如股肱則臣視集作親君如元首君待臣如犬馬則臣待君如路人君愛人如赤子則人愛君如父母君視人如草芥則人視君如寇讎孔子曰審吾之所以遠集作道人知人之所以束集作求我也則盡忠愛上之理在於此則外於彼矣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九十六

策二十

政化

政理一道

不勞而理一道

致和平一道

達聰明致理化一道

去盜賊一道

典章禁令一道

致理

致必成化必至

見四百八十二卷
題作賢良萬正策

在慎始
敬終

吳師道

白居易

問先王之教布在方冊事雖易舉政則難成豈文之空垂將行之未至思臻其極佇質所疑

對欲使政必成化必至者無他焉在陛下敬始慎終之所政耳
臣聞先王之訓不徒言也先王之教不虛行也淺行之則小理
深行之則大和淺深大小之應其猶影響矣然則天下至廣王
化至大增減損益難見其是以政之損者雖不見其日損必有
時而亂也教之益者雖不見其日益必有時而理也陛下但推
其誠勤其政慎其始敬其終日用而不知自臻其極此先王終
日所務者也終日所行者也不可月會其教化之深淺歲計其
風俗之厚薄焉臣又聞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詩曰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言王者之教一作待久而成也王者之
化待終而至也陛下誠而久之敬而終之八字集作誠能久而終之則何慮
不政成而化不至乎

不勞而理在順人心立教

前人

問方今勤恤憂勞夙夜不怠而政教猶缺懲勸未行何則上古
之君無為而理今不嚴而肅教不勞而成何施何為得至於此

對

對臣請以三五之道言之臣聞三皇之為君也無常心以天下
心為心五常之為君也無常欲以百姓欲為欲順其心以出令
則不嚴而理因其欲以設教則不勞而成故風號無文而人從
刑賞不施而人服三五所以無為而天下化者由此道也後代
反是故不及者遠焉臣請以三代已後之事言之臣聞後代之
天下三五之天下也後代之人三五之人也後代之位三五之
位也居其位得其人有其天下而不及三五者何哉臣竊驚怪
之然亦粗知其由矣豈不以已心為心抑天下以奉一人之心

也。以已欲為欲，嗚百姓以從一人之欲也。苟或心與道未合，政與欲並行，得失交爭，利害相半。如此則雖宵衣旰食，勞體勵精，終可以致小康。不足以強大道。故出令而吏或犯，設教而人敢違。刑雖明而寡懲，賞雖後而鮮勸。此由捨人而從己，是以勤多而功少也。伏惟陛下去彼取此，知古御今，以三五之心為心，則政教何憂乎不洽？以億兆之欲為欲，則懲勸何畏乎不行政？教洽則不殷憂，而四海寧懲勸行，則不勤勞，而萬人化。此捨己而從衆，是以事半而功倍也。臣又聞太宗文皇帝嘗曰：朕雖不及古，然以百姓心為心，臣以為致貞觀之理者，由斯一言始也。集作矣

伏願陛下從而鑒之，嗣而行之，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風化澆朴由教不

前人

問：曠俗之理，風化之盛，棄何乃得於往而失於來，薄於今而厚

於古？或曰：吳替之道，執於集作在君臣，又云澆朴之風，繫於時代。

二說相反，其誰可從？

曰：蘇晉人對蘇晉人對

對臣聞代之澆醜，人之朴略，由上而不由下，在教而不在時。蓋

政之藏否一作於於中，則俗之厚薄應於外也。何以驗覈伏請以

周秦已降之事言之。臣聞周德寢衰，君臣陵替，蠶食瓜剖，分為

戰國。秦氏得之以暴易亂，曾未旋踵，同歸覆亡。炎漢勃興，奄有

四海，僅能除害，未暇化人。迨於文帝、景帝，勤集作始思理，道躬行

慈，儉人用富，安禮讓自具，刑罰不試，升平之美，隣於成康，載在

漢書。陛下熟聞之矣。降及魏晉，迄於梁隋，喪亂弘多，殆不足數

我高祖始造集作建區夏，未遑緝熙，迨於太宗、玄宗，抱聖神文武

之姿，用房杜姚宋之佐，謀猷啓沃，無迨於心。德澤施行，不遺於

物所以刑措而百姓欣載兵偃而萬方悅隨近無不安遠無不
服雖成康文景無以尚之載在國史陛下熟知之矣然則周秦
之亂極矣及文景繼出而昌運隨焉梁隨之弊甚矣及二宗嗣
興而王道融焉若謂天地生成之德漸衰國家君臣之道漸喪
則當日甚一日代不應衰而復盛澆而復和必不爾者何乃清
平朴素之風薄於周薄於周秦之交而復厚於文景之代耶順
成和動之俗喪於梁隋之際而獨興於貞觀開元之不在時矣
故魏牟取由斯言之銜有云若言人漸澆訛不反質朴至今應
為魁魅寧可復得而教化耶斯言至矣故太嘉之臣又按禮記
曰教者人之寒暑也事者人之風雨也此言萬人之從王化如
百穀之委歲功也若寒暑以時則禾黍登而菽麥熟若風雨不
節則稂莠殖而秕稗生也故教化優深則廣讓與而仁義作刑

政偷薄則訛為起而姦究臻雖百穀在地成之者天也雖萬人
在下化之者上也必欲以涼德弊政嚴今繫刑而求仁義行姦
宄息亦猶飄風暴雨愆陽伏陰而禾黍豐稂莠死其可也亦甚
明矣故曰堯舜率天下以義比屋可封桀紂率天下以暴比屋
戮斯則由在上教之明驗也伏惟聖心無疑焉

致和平復雍熙

在念今而思古也

前人

問今欲感人心於和平致王化於樸厚何思何念得至於斯
對曰臣聞政不念今則人心不能交感道不古則王化不能流行
將欲感人心於和平則在乎念今而已伏惟陛下知人安之至
難也則念去煩擾之吏愛人命之至重也則念黜苛酷之官恤人力
之易罷也則念省修葺之勞憂人財之易匱也則念戒服御之

費惧人之有餒也則念薄麥禾之稅畏人之有寒也則念輕布帛之征慮人之有愁苦也則念節聲樂之娛恐人之有怨曠也則念損嬪播之教故念之又念之則人心交感矣感之又感之則天下和平矣將欲致王於雍熙則在乎思古而已伏惟陛下義斬之道也則思與利而除害侔唐慮之聖也則思明目而達聰師夏雨之德也則思泣辜而恤人法殷湯之仁也則思祝網而愛物鑒漢之盛也則思罷露臺而海內流化觀周之與也則思葵枯骨而天下歸心弘貞觀之理也則思聞房魏之黨議以致升平嗣開元之政也則思得姚宋之嘉謀而臻富壽故思之又思之則王化一作澤流行矣行之又行之則天下雍熙矣亦書

問號令者所以齊其俗一其心故聖王重之慎之然則號集無

號令推誠則化則行前人

令既出而俗猶未齊者其故安在令既下集作行而心猶未一者

其失安歸欲使下令知風行出言如響應道之而人知勸防之而人不踰將致於斯無其要

對

對臣聞王者發號施令所以齊其俗一其心俗齊則和心一則固人於是乎可任使也傳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故一人一心萬人萬心若不以令一之則人人之心各異矣於是積異以生疑積疑以生惑除亂莫先乎令者也故聖王重之然則令者出於一人加於百辟被于萬姓漸於四夷如風行如雨施有往而無返也其在周易渙汗之義言號令如汗渙然一出而不可復也故聖王慎之然則令既出而俗猶未齊者由令不一也不一者非獨朝出夕改晨行暮止也蓋謹於始慢於終則不一也張

於近弛於遠則不一也急於賤寬於貴則不一也行於踈廢於親則不一也且人之心猶不可以不一理而况君之令其可二三而行者乎然則令既出而天下之心猶未悅隨者由上之不能行於已推於識者也凡下之從上也從口之言從上之所好也不從力之制從之所為也蓋行諸已也誠則化諸人也速求諸已也至則感諸人也深若不推之於誠雖三令五申而令不明也集作美苟不行之於已雖家至日見而人不信也集作美聖王知其如此故其一札自修以法自理慎其所好重其所為有諸已者而後求諸人責於下必先禁於上是以推之而徃引之而來導之斯行禁之斯止使天下之人集作心顛顛然唯望其令听其言而已故言則千里之外應響令下則四海之內行如風故曰禁勝於身則令行於人者矣又曰下令如流水之集作發源

蓋謂是也如此則何慮乎海內之令不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者哉

問達聰明致理化

前人

對

夫欲達聰明致理化則在乎奉成式不必乎創新規也臣聞堯之所以神而化者聰明文思也舜之所以聖而理者明四目達四聰也蓋古之理化皆由聰明出也自唐虞以降斯道寢衰秦漢以還斯道大喪上不以聰接下下不以明奉上聰明之道既阻於上下則訛偽之俗不得不流於內外也國家承百王已弊之風振千古未行之法於是始立匱使始加諫員始命待制官始設登聞鼓故遺補之諫入則朝廷之得失所由知也匱使之職舉則天下之壅蔽所由通也待制之官進則衆臣之謀猷所

由展也登聞之鼓鳴則群下之寃監所由達也此皆朕烈祖所
勅累聖所奉雖堯舜之道無以出焉故貞之太和開元之至理
率由斯而馴致矣自貞元以來抗疏而諫者留而不行投書於
匭者寢而不報待制之官經時而不見於一問登聞之鼓終歲
而不聞於一聲臣恐衆臣之謀猷或未盡展朝廷之得失或未
盡知壅蔽者有所未通寃濫者有所未達今幸當陛下踐祚體
元之始施令布和之初則宜申明舊章修集作舉瘳事使烈聖
之述作不墜陛下之聰明惟新以初為常今其時矣時不可失
惟陛下惜而行之則堯舜之化一作祖宗之理可得而致矣臣
故曰達聰明致理化在成式不必乎創新規也

問決壅蔽

在不人知所款

前人

對

對臣聞國家之患患在於臣之壅蔽也壅蔽之由由生於君

集作生於君

之好欲也蓋欲見於此則壅生於彼壅生於彼則亂

作其間歷代有之可畧言耳昔秦二代好佞趙高飾諛諛之言

以壅之周厲好利榮夷公陳聚斂之計以壅之殷辛好音師涓

作靡靡之樂以壅之周幽好色褒人納艷妻以壅之齊桓好味

易牙蒸首子以壅之雖所好不同歸於壅也集作所壅不同同

歸於亂也故曰人君無見其意將為下餌蓋謂此矣然則明王

非無欲也非無壅也蓋有欲則節之有壅則決之節之又節之

以至於無欲也決之又決之以至於無壅也其所以然者將在

乎靜思其故動防其微故聞其言則慮趙高之諛進於側矣見

厚利則慮榮夷公之計陳於前矣聰新聲則慮師涓之音誘於

耳矣顧艷色則慮褒氏之女惑於目矣嘗異味則慮易牙之子

入於口矣夫如是安得不晝夜慮之寤寐思之立則見其參於前行則想其隨於後自然兢兢業業日慎一日左不知其所欲右不知其所好雖欲壅蔽其可得乎此明王節欲決壅之要道也

問去盜賊

在彛得選能安業後生

對

對臣聞聖王之去盜賊也有二道焉始則舉有德選有能使教大行姦宄者去次又安其業厚其生使庶耻大與貪暴者息故舜舉臯陶不仁者遠晉用士會盜奔於秦此舉德選能之効也成可阜民俗禮讓興行文景富其人盜賊衰息此安業厚生之驗也由是觀之則俗之貪廉盜之有無繫於人之勞逸吏之賢否也於今科禁集作禁科雖嚴桴鼓未靜致數者時聞於道路穿齋

者或縱於鄉閭無乃陛下之人有多窮困凍餒者乎無乃陛下之吏有非循良明白者乎伏惟陛下大推愛人之誠廣諭稱善之旨厚其生業使俗知恥格舉其集作以賢德使國無幸人自然廉讓風行姦濫日息則重門罕聞於繫柙外戶庶見於不局者矣

問議赦

前人

對

對臣謹案書曰青災肆赦又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斯則赦之不可廢也必矣管子曰赦者奔馬之委轡也不赦者痲疽之豎集作廉管子作曠石也又諺曰一歲再赦婦兒啞啞斯又赦之不可數也明矣然則赦之為用用必有時數既失之瘠赤未為得也何者赦之為德大矣為賊亦甚矣大凡王者踐祚改元之

初一用之則為德居常政理之際數用之則為賊也故踐祚而無赦則布新之義缺而好生之得瘳矣居常而數赦則惠姦之路啓而召亂之門開矣由此而觀蓋赦者可踈而不可數也可重而不可瘳也用捨之要其在茲乎

典章禁令

前人

問子大夫才膺間出副我旁求宜當悉心靡有所隱其或典章有違於古禁令不便於今兩無面從予將親覽焉

對

臣伏以今之典章百王之典章也安有戾於古道者歟今之禁令列聖之禁令也安有乖於今集作昔時者歟但在乎奉與不奉行與不行耳陛下之念至此誠思理之心切好問之旨深也此臣所以極千慮昧萬死而獻狂直者以副天心之萬一焉臣聞

典章不能自舉待教令而舉教令不能自行待誠信而行今百

王之典具存列聖之法明備而禁未甚止令未甚行者臣愚以

為待陛下誠信以行之也

三字集作行之

昔宓賤行化德及泉渙

一作夜渙

非嚴刑所致也惟其誠而已魯恭為為理仁及春翟非猛政所

驅也委其信而已今以陛下上聖之資仁惠之力令行禁止之

勢萬萬於一邑一宰也何慮教不敷而化不洽乎臣又聞周公

之理也周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陛下苟能勤教令以撫

之推誠信以奉之則三年化成五年理定臣竊未以為遲矣伏

惟陛下少垂意而行

集作待

焉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九十七

策二十一

禮樂

議禮樂一道

議沿革禮樂一道

復樂一道

議祭祀一道

忠敬質文損益一道

刑法上

罷刑獄一道

用刑寬猛一道

刑法用捨二道

折獄一道

議禮樂

問禮之

集作並

用其義安在禮樂共理其効何徵禮之崩也何方

以救之乎樂之壞何術以齊之乎

此卷禮樂並於白居易易準備制科七十五門中摘取五篇其間問答皆居易擬作

對

臣聞序人倫安國家

集作國家

莫先於禮和人神移風俗莫上

集作國家

於樂二者所以並天地參陰陽廢一不可也何則禮者納人於別而不能和也樂者致人於和而不能別也必待以濟樂樂以濟禮然後和而無怨別而不爭是以先王並建而用之故禮天下如指諸掌耳志曰之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故前代有亂亡者由不能知之也有知而為敗者由不能行之也有行而不至於理者由不能達其情也能達其情者其唯宗周乎周之有天下也脩禮集作建樂者七年刑措不用者四十年負床垂拱者三百年龜鼎不遷者八百年斯何謂達謂達其情臻其極也故孔子曰吾從周然唯繼周其唯皇家乎臣伏聞禮減則銷銷則崩樂盈則放放則壞故先王減則進之盈則反之濟其不及而洩其過用能正人道及天性奮至德之光焉國家承齊梁陳隋之弊遺風未殄集作凋故禮稍失於裁樂稍失於奢伏惟陛下憲其戒銷則命司禮者大明唐禮防其盈放則詔典樂者少抑鄭聲如此則禮備而不偏樂和而不流矣繼周之道在其肇

議沿革禮樂

前人

問禮樂之用百王共之然則歷代以來或沿而理或革而亂或損而興或益而亡何述作之跡同而得失之効異也方今大制雖立至理未臻豈沿襲損益未邊其時宜將文物聲明有乖於古制思欲究盛禮之本集作旨審至樂之情不和者改而更張可維守而勿失具陳其要當舉而行

對

對臣聞議者曰禮莫先於三王樂莫盛於五帝非殷周之禮不

足以理天下非堯舜之樂不足以和神人是以總章辟雍冠服

簋簠之制一不備於古則禮不能行矣于戚羽旄屈伸俯仰之

度一不脩集作脩於古則樂不能和矣古今之論大率如此臣竊

謂斯言失其本得其莫非通儒之達識也何者夫禮樂者非天

降非地出也蓋先王酌於人情張而通理者也苟可以正人倫

寧家國是得制禮之本意矣集作也苟可以和人心厚風俗是得

作樂之本情矣蓋善沿理者沿其意不沿其名善變樂者變其

數不變其情故得其意則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而同臻於理矣

失其情則王莽屑屑習古適足為亂矣故曰日行禮樂之情者

王行禮樂之飾者亡蓋謂是矣且禮本於體樂本於聲文物名

數所以飾其體器度節奏所以文其聲聖人之禮也禮至則無

體樂至則無聲然則苟至於理也聲與體猶可遺况於文與飾

乎則本末取捨之宜可明辨矣今陛下以上聖之姿守列祖之

制不待損益足以致理然苟有沿革則願陛下審本末而述作

焉蓋禮者以安上理人為體以別疑防欲為用以玉帛俎豆為

數以周旋裼襲為容數與容可損益也體與用不可斯須失也

樂者以易直子諒為心以中知孝友為德以律度鏗鏘為餘以

綴兆舒疾為文餘與文可損益也心與德不可斯須失夫然則

禮得其本樂達其情雖沿革損益不同同歸於理矣

復樂

古器

古曲

前人

問時議者或云樂者聲與器迂音隨曲變若齊今器用古器則

衰淫之音息矣若齊今曲奏古曲則正始之音興矣其說若此

其為何如

對

對臣聞樂者本於声声者本於情情者繫於政蓋政和則情和
情和則声和而安樂之音由是作焉政失則情失情失則声失
而衰淫之音由是作焉斯所謂音声之道與政通矣伏觀集作
時議者臣竊以為不然何者夫器者所以发声声之邪正不繫
於器之今古也曲者所以名樂樂之衰樂不繫於曲之古今也
何以考之若君政驕而荒人心勤而恐集作動而恐則捨今器用古
器而衰淫之声不散矣若君政善而美人心平而和則雖奏今
曲弊古曲而安樂之音不流矣是故和平之代雖聞桑間濮之
音人情不淫也不傷也亂亡三代雖聞咸護韶武之音人情不
和也不樂也故臣以為銷鄭衛之音復正始之音者在乎善其
政和其不在改其器易其為曲也故曰樂者不可以偽明唯聖
者能審而述作焉臣又聞若君政平和而人心樂而樂則雖援

議祭祀

前人

蕢桴野壤聞之者必融融洩洩矣若君政驕而荒人心因而怨
則雖撞大鍾伐鳴鼓聞之者適足慘慘感感矣故臣以為諧神
人和風俗者在乎善其政惟其心不在乎變其音極其声也

問聖王之郊廟重祭祀將以展誠敬而事鬼神乎將以集作
教化而利坐人乎欲作禋

又問近者敬失於鬼祭祀以淫襍禱者有僭濫諂媚之風烝嘗
者失䟽數豐儉之節今欲使俗無淫祀家不黷神物省費而厚
生人守義而不惑何為何作可以救之

對

對臣聞祭祀之義大率有禋于天地所以示人報本也祠于聖
賢所以訓人崇德也享于祖考所以教人追孝也三者行於天

下則萬人順神和此先王所以重祭祀者也臣又觀之豈直若是而已哉蓋先王因事神以集作設教因崇祀以利人俾乎人竭乎誠物盡其美美致於鬼則利歸於人焉故阜集作其牲牲則牛羊不得不蓄矣豐其黍稷則倉廩不得不矣美其祭服則布帛不得不精矣不蓄者無牲不田者無盛則游惰者不得不懲矣勤本者不得不勉矣四者行於天下雖曰事鬼神其實厚生業也故曰禮於祭祀則百貨可極焉斯之謂矣然則禮物集力有餘則奢淫之弊起祀事不節則諛黷之萌生先王又防其然也是以宗廟有數豐約有度數既有時非其度者則鬼不享而禮不容非其類者則神不歆而則刑不捨二者行於天下則人與鬼集作不相黷矣不相傷矣近代已集作來稍違祀典或禮物失於奢儉或巫史假於淫昏追遠者昧從生之文徽福者有媚神之祭雖未甚弊亦宜禁之伏惟陛下崇設人防申明國典悉嘗不經者示之以禮禳禱非鬼者糾之以刑所謂存其正抑其邪則人不惑矣着其誠謹其物則人厚生矣斯以齊風俗和之神之大端也惟陛下詳之

忠敬質文損益

問忠敬質文損益百代瓊環之教也五帝何為而不用三王何故而相承將時有同異邪道有優劣邪又三代之際損益不同所祖三才其義安在豈際舊布新務於相反相異乎復扶衰救弊其道不得不然乎又國家述五帝憲章三王質文忠敬大備于今而尚人鮮樸而忠俗多利而巧欲救斯弊其道何如

對

臣聞步驟昧時質文異制五帝以道化三王以禮教道者無為

無為故無失故無革是以唐虞相承無所改易也礼者有作有作則有弊有弊則有救故殷固相代有所損益也損益之教本乎三才夏之教尚忠忠本於人人道以善教人忠之至也故曰忠者人之教也忠之弊其人野救野莫若敬故殷之教尚敬敬本於地道謙卑天之所生地敬養之故曰敬者地之教也敬之弊其人詭救詭莫若文故周之教尚文文本於天天道垂文而人則之故曰文者天之教也文之弊其人僂救僂莫若忠然則三王之所祖不同者非欲自異而相反也盖扶衰救弊各隨其運也運苟有異教亦不同雖忠與敬各繫於特而質與文俱致於理標其教則殊制臻其極則同歸亦猶水火之相形同根於宜化共濟於人用也寒暑之相代同本於元氣共成於歲功也三王之道亦如是焉我國家欽若五帝憲章三王典謩不易之道祖述而大用忠敬迭救之教具舉而兼行可謂文質協和禮樂明備之代也然臣聞孔子曰殷因於夏礼周因於殷禮損益始終若璫環然其繼周者百代可知也臣觀周之弊也爵賞黜刑罰窮而秦反周刑名措因中絕及漢雜以霸道德又下衰迫于魏晉以還未有繼而救者是以周之文弊今有遺風故人鮮朴而忠俗猶利而巧伏願陛下以繼周為己任以行夏為時宜稍益質而損文漸尚忠而救僂酌斟於教經緯其使人瞻其集無其字前而道繼三王顧於集無於字後而光垂萬葉則畫善之道大同之風不專美於上古矣

罷刑獄 北齊天保八年策秀才

問帝王之柄賞罰為首雖三代損益百代可知未有捨此二途而能弘風闡聖賢為治咸出斯道明獄訟之來非閔叔世孔子

三日而誅少正卯大公下車而戮華士康王疑作文王作罰刑
茲無赦明措刑由於用刑非而殺而行清也然子產相鄭唯殺
一人子文治兵刑遂無用伯禹引罪自歸武百見辜而泣雖政
治不殊而理亦相及朕恭臨萬國祇御兆人觀之如傷有同赤
子未能以理代形捨其律憲亦輕罰緩死漸就蠲除去疑脂之
網收自骨之怨臨麥秋而惆悵望窮冬以載懷思使畫服象形
同唐虞之世罰歛息罪等成康之時循酷俱治宜有辨析誠有
未遂想望其中

對

李德林

對述听風声介踵文武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結繩而
治無德之世有畢更慙殆是天愛昔人唯今設教神化一作他未
俗要湏密網又豈淳風已同往者之不追澆法自然遂確乎而

不変然而成康之衆逮幽厲而為燬羸項之人至文景而行措
方知桀紂居羲昊之世亦此屋可誅勛莘處栢靈之時即垂衣
而治唯應宣尼去殺必期之以百年周人太平會資之以三世
我國家之殺龍斬蛇斷鼉獨雖牧羊驅鷄之法烹鮮放馬之功
莫不因明冥之心受蒼蒼之命十軒九舜千堯萬禹聊推揚摧
俱何足称至於約法憑威行師用武恣起後征之地哀切自犯
之辜故上下千官遐邇兆庶風化之所遵達政教之所抑揚皆
肅肅然若嚴刑之在側矣但臯陶之數常問黃沙定國之流恒
持丹筆分陝有棠陰之德剖符致蒲鞭之美梁獄决疑不假陶
朱之壁楚國以理無用莊生之金稍簡刑書漸刑禮教使駢駢
遠至懸感仁心獬豸來儀不知所觸然後升東嶽而而揖羣后
望西方以謝聖人復何也謹對

周刑寬猛 唐

問獄市之寄自昔為難寬猛之宜當今不易緩則物情恣其詐
急則姦人無所容曹相國所以殷勤路廷尉於馬太息常弦折
衷歷代未聞輕重淺深佇承嘉議

對

對攘袂九沅披懷萬古覽七書 一作王籍之奧義觀金簡之遺文觀

皇王臨御之迹詳政術樞機之旨莫不則乾綱而張禮樂法運
震而置威則縱使軒去鼎湖非無涿慶之戮舜辭雷澤遂有崇
山之誅自臯繇不嗣恣疑生長往甫侯設法徒有說於輕重子
產鑄書竟無救於衰弊是知風淳俗厚章艾而可懲主辟時昏
黥鑿而猶犯我君出震繼天乘國 一作圖宰化孕十堯而遐舉天
九舜而上征猶以為周書三典既流遠而難從漢律九章已偏
雜而無準方當採常弦於往古施折衷於當今若能詔彼刑章
定金科之取捨徵其張趙平丹書之去留心使楚國文金不為
莊生所責長陵盜土必用張子之言謹對

刑獄周捨 唐

問玄默垂拱理歸上德法令滋彰事鍾澆季是以唐虞畫象四
罪而咸服姬夏訓刑三千而愈擾故知勝殘去殺必在於弘仁
及樸還淳不務於多辟 一作不勝於群惡方知削茲三尺專循五禮幸
陳用捨之宜以邊當時之要

對

張昌齡

對兩儀亭育蓄嚴刑於積隍四氣平分降明罰於秋序是知觀
象設教聖人所以勝殘因物造端懿后由其辟故媯川受命士
師陳德之歌瑤山載刑呂侯訓百錢之典然則激揚神化鼓舞

皇階疑資粉澤而弘風候德而振俗是故六轡在御飛龍之駕
可期九戩不施奔鯨之害斯兆縱使業優卷領道邁曾巢齊飲
啄於鶉居絕往來於犬吠猶未可長懸三礼永擯五刑削茲噬
嗑之科專行忠信之薄况今時推纂聖運属并皇猶旁丹浦之
誅尚漏青丘之罪伯夷典礼於猾夏而同科司冠詳刑共春官
而聯事自可遠稽九伐近命三驅釋力鋸於凶魁休甲兵於原
野然後施疑作威象闕展事天宗繼美媯黃追風火燧石渠未
滅豈待一作輒議寢刑中嶽既封自可專循大礼謹對

同前唐

郝連梵

對法星垂象列九霄而照燭習坎分爻疏六位而輝燠故有皇
王慎罰俗以經時聖哲詳刑開物而成務莫不克清函夏載穆
黎元制天討之威嚴弘秋官之典憲舜遊媯汭乃去四凶湯出

鑊宮諒除三面然則質文異代具瘠殊途微禹會昌人流於下
泣獨夫受戮禍招於剖心自運往道消淳離朴散王風不競苑
柳之刺斯聞后德方衰祀疑作槐之刺疑作斯闕望夷招敗酷

其凝脂函谷生災寃多精氣雖夫簫何改創爰始九章温書上
言仍譏一失網漏吞舟之罪主苟持寬律加盈閣之繫吏還舞
智邈乎遺法允属并太唐執紀先天疑圖王氣化軼屑庭之上
功起出疑驟之前掃氛侵於乾樞靜囂塵於地細紫微君聖時
乘光於得一點首安生日用陶其吹萬皇帝上元統歷下武嗣
徽道叶順風契黃神之罔象精通就日符亦運之文明於是駘
列英竒朝班俊乂載升降之節既着礼容臨甲乙之科方在政
辟道無為以端拱恩有罪而責躬念尚隅之獨頻乃納隍而軫
慮曲詢管庫取薦芻蕘誠宜妙簡平及旁求庶獄渭橋驚必歸

張季之言禁圍射免勿爽高柔之旨于公陰德委以廷尉之司
盛告深仁授以憲曹之任剖符寄劉寬之輩蒲鞭之教可追分
陝趨邵爽之憐棠陰之听斯在加以五詞咸備兩造兼持運靜
躁於常弦聽遲速於寬猛獬豸雖獨咎繇行其惠化蒼鷹輟號
郅都息於煩苛自然圍犴空虛靡怨黃沙之罪鈇鉗安用無施
白繁之刑則迹邁成康道逾文景不仁自遠無得而稱謹對

折獄之理 唐

問大道未隱教而不誅比屋可封晝衣無犯是知金科玉條不
制淳厚之俗嚴刑峻法定施交喪之年皇家化軼無為德高遠
古棄叢棘而嘉去石投丹筆以廢黃沙願言此道則防萌之術
無寄苟為斯理則削觚之化闕如且齊家國遺冠楚人封府肆
青之制無復前聞歆擯多幸之心便復作詳之義用捨之要咸
且具舉若其法術之具非無首唱律令之起固有厥先何王絕
鋸鑕之科何帝易肌膚之庸方明折獄之理 一作詳先代之
規幸可綏陳故實無為毛舉而已

對

張處信

對五材逸用前聖因而設刑四象代與往賢則而為治所以明
弼五教敬成三德為安上之鞭策作御下之隄防粉黛帝馭暗
澤王化故軒皇六禁設言而不媯遠帝三居畫象而無犯既而
末代多僻亂政滋章網密凝脂之深刺骨威逾夏日苦烈秋荼
或酷甚棄仄或刑深盜土遂使棘林之下鬼哭呈袂 一作函谷
之前寬寬表畛 疑 雖漢文易肌膚之庸孝景戒鞭朴之科竟未
革弊除煩馬能救焚極溺方今膺期千載保業重光表至德以
泣辜布深仁於解網敬刑若祭重儆如傷誠宜削季葉之慘科

襲至安之有美自可駕三皇而非五帝超千古而籠萬方欲廢
彼黃沙赦茲丹筆眷言斯理蒙竊惑焉何者德刑遞施寬猛相
濟是知明君至人不獨任於詩書哲后欽明豈專行於禮樂此
乃以殺止殺刑期無刑絲絕伐而不渝邁終古而替愚謂擯蒼
膺之酷吏棄乳虎之屠伯然後舉臯陶而作士命隨會以守官
則內盜自奔不仁斯遠自然防萌之術無闕削觚之化有餘豈
止封府之赦不施遺寇之宥無設用捨之義夫何足疑且律之
吳其來尚矣蓋三光烈景法星麗於天文六位成形習坎彰於
易象爰洎貳頁見山海經初沿維繫之科降及四凶始文亟流之罰
及庭堅翼舜徵律遂比陶情蕭相主劉甲令於馬刻意至如錮
鑕之絕班固書而可知肉刑之吳孫卿論而已備謹對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九十八

策二十二

刑法下

恤刑二道

刑法得失一道

往代為刑是非一道

箚災肆赦一道

止獄措刑一道

論刑法之弊一道

使人畏愛悅服一道

議肉刑一道

刑禮道一道

恤刑

問易稱議獄書載恤刑人命所懸於茲為重然姬但制三典之
宜蕭何定九章之律漢人除肉刑之科孝景減笞箠之令互相
沿革雖復不同意在明威終資慎罰今既道符太古德侔往初
化越可封時當行措專欲導德齊禮絕畫衣冠反朴還淳肌膚

不慘而恐隨時之義草艾不足徵具德揆事立方緒墨無以防其為歷代輕重捨用之規幸為陳之何者便俗

對策

對其聞天播四時資寒暑而成歲國持二柄慎賞罰而稱權然
逝所上皇異冠譯而知禁泊乎後葉迺黜刑以懲非故議獄緩
刑着乎易象欽哉惟恤勤在虞書姬旦佐周量國政而為三吳
蕭何輔漢取秦法而定九章建文景仁明幾稱刑措戒笞箠之
令除肉刑之科降及當塗至於典午或進相輕重筆削異端雖
變革隨時各殊塗而並驚禁邪助禮乃一揆而同歸我皇叡哲
文明丕承寶祚道高連陸績邁義軒玄德借通神功侔於造化
損已利物惠澤洽於含靈取俗調風布春官之大礼明威止殺
削秋荼之繁刑任臯陶以士師命楚國為廷尉惟明克允人自
不偷比屋有可封之人道路無赭衣之伍納黎元於仁壽反眈
俗於淳和蕩蕩巍巍無德而稱矣五刑八議金科玉條沿革合
其規模損益得其輕重較如畫一法無二門用化洽於時雍將
行之而不犯脩之為美改作非宜謹對

同前

對結繩以徃闕文字而不傳觀跡以來煥圖書而可矚日温月
冷既暢之以陰陽左春右秋以効之以殺方之四序取則二儀
震雷寔以曜威象天討而明罰至於赭衣艾荀子治古無肉

畢殺赭衣注畢與譯同又古字筆畢通用

之制用於唐虞之朝剽剛官割之刑施於

夏殷之日既申以三刺亦放之以五流鄭產鑄書呂侯訓贖秦
吹鼎鑊漢調道醢變三章而制九章戒五百而笞二百歷當塗
而且用涉典午而兼行今德冠往初功高遂古既及貞淳之俗

還歸仁義之衢解網泣辜惟刑是恤斷而難續夙採緹縈之言
議獄緩刑久納溫舒之奏不輕不重非省非繁既合時宜無勞
橫議謹對

刑法得失

問象五星七宿法壅水勝金是何刑焉深惑其義賣爵緡錢之
令越當朝會之律見知腹誅之法直指夏蘭之使不知誰制莫
委所由因戲加杖其人絕命解關觸及從子殞躬有若此流將
欲何斷夫杖妻面致大辟之科婦搏姑耳從滅死之論斯之所
決於礼安乎鮑昱赦東海之殺人陳忠從潁川之請代如其得
失亦可聞諸

對策

對某聞孤矢以威用刑之迹遂兆雷電資至折獄之義仍明乃
有金朴異傳行乎舜日劓刑殊類施於姬年莫不疏密隨時輕
重沿事語其數各有像焉土壅水而流宮條斯準火勝金而途
墨黥法是依於疑一作七宿異節之情實惟贖罰則五星應改之
變爰在劓科上郡罹旱孝景復循漢食良志作脩賣爵南畝不出武帝
遂下緡錢越官起於一作張湯朝會興於趙禹公孫生見知之
漸顏異為腹誅之初直指夏蘭之輩出於慘刻之日斯並虛生
疑一作所得一作行一作佞臣攸致至若因戲杖而絕命觸關兩以亡身
既有誤致之由斷取罰金之議妻則為室夫亦稱天雖云杖面
陷一作容大辟良為情疑後王肆其不敬由斯之故方致其刑
婦之承姑嚴於子道豈此陸柔以從滅論然則鮑昱之科於義
失矣仲遠之駁與禮符焉郝子母之情非無高趣縱昆季之代
已在前譏謹對

往代為形是非

問乾靈著象聖人仰則左生右殺之道也先寬後猛王之度焉
何則反魯刪書下車而誅少正入關約法締構而封雍齒為往
迹之浮言為後塗之令則若云刑法不施於淳朴殺戮必用於
凋訛則感電前皇不應染兩望雲後帝方示草纓況吟父之味
知孰是至於宜獄宜犴五刑九刑清室黃沙之肇基執秩僕區
之創迹墨蒙抵罪點肥記刑誤法理而揮刀謬刑名而伏劔咸
晦胎祖側倖根由方聽安于之言復疑作溫舒之奏景慕埋
桐之術仰聞觀壁之規欲揆何人得階斯理鐘經王郎尚且相
持叔向鄭僑猶疑競爽度長挈大誰最指南勝躅高縱音何代
為是

對策

對天道未醜混彼我於非馬上德云失迫聚散於驅鷄所以聖
照幾先賢圖事始創禮崇敬攸開揖讓之端設法明威用杜姦
邪之路然則昌戶受曆斬凶殘於鳳墟壽丘馭圖翦姦回於鹿
野將銜勒以控奔馬興隄防以給羣流既繫事以係舒亦隨時
而賞戮遂使仲尼反魯先誅少正高祖入秦處封雍齒止如黃
神攝運丹陵纂曆步驟之軌髮鬣殊塗亭毒之規依稀一致况
乎時也競逐理便於干戈道秦疑作讓夷義歸於玉帛斯則銅
兵玉玦固可舉於軒皇艾服草纓豈謬施於唐帝至於宜獄宜
犴詩人因賦以誠特五刑九形晉臣貽書以訓俗邠金啓漢詔
清室以懲姦典午承曹建黃沙而肅物晉疏執秩楚設僕區令
尹之調馭長安點服化探丸之子唐侯之光宅天下墨蒙致鑿
頂之夫法或謬加李離伏劔刑疑濫及勾踐揮刀屬以安于絕

澗之詞溫舒緩刑之奏候埋桐以察理擬觀壁以照姦擅彼高
蹤雖云可尚自我作古夫復何遠且

晉室大夫書譴鄭產之醜荷校滅耳迷悔吝於款允
六文 時須議將安屬未若

踐咎陶之勝躅詔于公以度長詳彼刑書無溺情於變惡揣茲
心稱不撓法於重輕自然東影還淳與三皇以比迹削彫歸朴
局一作並五帝而遐蹤謹對

青災肆赦

禮部試第二道

問書曰青災肆赦又曰宥過無大而禮云執禁以齊衆不赦過
若然豈為政以德不足恥格峻文必罰斯為禮乎詩稱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易稱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而論語云無求生以害
仁有殺身以成仁若然則明哲者不成仁斲殺身者非崇德歟

對

白居易

對聖王以刑禮為大寶

集作憂

理亂繫焉君子以仁德為大寶

集

作寶死生一焉故邦有用禮而不

集作大

理者有用刑而小康者古

人有崇德而遠害者有蹈仁而守死者其指歸之義可得而知
焉在乎聖乘時君子行道也何者當其王道融人心質善者衆
而不善者鮮一人不善衆人惡之故赦之可也所以表好生惡
殺且臻乎仁壽之域矣而肆赦宥過之典由茲作焉及夫大道
隱至德衰善者鮮而不善者衆一人不善衆人効之故殺集作赦
之不可也所以明懲惡勸善且革其澆醜之俗矣而執禁不赦
之制集作文由茲興焉此聖王集有所隨時以立制順變而致理
非謂德政之不若刑罰也然則君子之為君子者為能先其道
後其身守其常則以道善乎身惟其變則不以身害乎道故明

括保身亦道也巢許得之求仁殺身亦道也夷齊得之雖殊特異致同歸於一揆矣何以覈諸觀乎古賢之用心也苟守道而死死而且集作不朽是非死也苟失道而生生而不仁是非生也向使夷齊生於唐虞之代安知不明哲保身歟巢許生於殷周之際安知不求仁殺身歟蓋否與泰各繫於時也生與死同歸於道也由斯而觀則非謂崇德者不為成仁殺身者不為明哲矣嗚呼聖王立教同出而異名君子行道百慮而一致亦猶水火之相戾同根於冥數共濟於人用也亦猶寒暑之相反同本於原氣共濟於歲功也則用刑措刑之道保身殺身之義昭昭可知與謹對

止獄措刑

在富而教之

前人

問成康御宇園囿空虛文景繼統刑罰不用太宗化下而人不犯成此功者其効安在桀紂在上比屋可誅秦氏為君赭衣滿道致此弊者其故安在今欲鑒桀紂秦氏之弊繼周漢太宗之功使人有集無恥且格刑措不用備詳本未著之於篇自此至卷終並

五門中於白居易集準備制料七十
摘取五篇其問答皆白居易擬作

對

對臣聞仲尼之訓也既庶矣而後富之既富矣而後教之管子亦云會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然則食足財豐而後禮教所由興也禮行教立而後刑罰所由措也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元龜臣請以前事明之當周成康之時天下富壽人知恥格故囿園空虛四十餘年當漢文景之時節用勸農海內殷實人自愛不犯刑法故每歲決獄僅至四百及我太宗之朝勤儉化人人用富庶加以德教致干升平故一歲斷刑不滿三十雖

則明聖慎刑賢良恤獄之所致也然亦由天下之人生厚德正而寡過也當桀紂之時暴征讎斂萬姓窮苦有怨無恥姦宄並興故是時也比屋可戮及秦之時厚賦以竭人財遠役以殫人力力殫財竭盡為寇賊羣盜滿山楮衣塞路故每歲斷罪數至十萬雖則暴君淫刑姦吏弄法之所致也然亦由天下之人貧邪困思而多罪也由是觀之刑之繁省繫於罪之衆寡也教之廢興繫於人之貧富也聖王不患刑之繁而患罪之衆不患教之廢而患人之貧故人苟富則教斯興矣罪苟寡則刑斯省矣是以財產不均分富相併雖堯舜為主不能息忿爭而省刑獄衣食不充凍餒並至雖皋陶為士不能止姦餒而去盜賊也若失之於本求之於末雖聖賢並出集作臣竊以為難矣至若察小大之微審輕重之刑定加減於科條得情偽於聲察集作色此

有平刑之要也非王者恤刑之德也至若盡欽恤之道竭哀矜之誠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此王者恤刑之德也非聖人措刑之道也必欲端影於表澄流於源則在乎富其人崇其教開其廉恥之路塞其冤濫之門使人內樂其生外畏其罪則必過犯自省刑罰自措斯所謂致羣心於有恥立大制於不嚴古者有畫衣冠異章服而人不犯者由此道素行也

論刑法之弊

升法科選法史

前人

問今之法貞觀之法今之官貞觀之官昔何為而大和今何為而未理事同効異其故何哉將刑法不便於時耶而官吏不得其人耶

對

對臣伏以今之刑法太宗之刑法也今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

何乃用於昔而俗以寧壹行於今而人未和平集作和臣以為非
刑罰不便於時是官吏不循其法也此由朝廷輕法學賤法吏
故應其科與補其吏者率非君子也其多小人也蓋刑法者君
子行之則誠信而簡易簡易則人安小人習之則詐偽滋章則
俗弊此所以刑一而用二法同而理殊者也矧又律令塵蠹於
棧閣制勅堆盈按凡官不徧觀法無定科今則條理輕重之文
盡詢于法直是使國家生殺之柄假手於小人之心孰不可忍
至有贖貨賄者矣有玷親愛者矣有陷讎怨者矣有畏權豪者
矣有欺賤弱者矣是以輕重加減隨其喜怒出入此附由乎愛
憎官不察其所由人不知其所避若然則雖有貞觀之法苟無
貞觀之吏欲其刑善無乃難乎陛下誠欲申明舊章剋前弊則
在乎高其科重其吏而已臣謹按漢制以四科辟士其三曰明

習法

集作律

令足以決狐疑能按章覆問文中

一作任

御史者辟而

用之伏惟陛下懸法學為上科則應之者必俊人也升法直為
清列則授之者必賢良也然後考其能獎其善明察守文者擢
為御史欽恤用情者遷為法官如此則仁恕之誠廉平之氣不
散於簡牘之間矣培克之心舞文之弊不生於刀筆之下矣與
夫愚詐小吏竊而弄之者功相萬也臣又聞管仲奪伯氏之邑
沒無怨言季羔刑門者之足亡而獲宥孔明黜廖立之位死而
垂泣三子者可謂能用其刑矣臣伏思之亦何代無其人乎集作
在乎求而用之考而獎之而已伏惟陛下再三察焉

使人畏愛悅服

前人

問政不可寬寬則人慢刑不可急急則人殘故失於恢恢則漏
網而為弊務於察察則及泉即不祥將使寬猛適宜疎密合制

上施畏愛之道下有悅服之心刑政之中何者為得

對

對臣聞聖人在上使天下畏而愛之悅而服之者由乎理大罪赦小過也書曰宥過無大況小者乎刑故無小况大者乎故宥其小者仁也仁以容之則天下之心愛而悅之矣刑其大者義也義以糾之則天下之心畏而服之矣臣竊見國家用法似異於是何則糾察之政急於朝官而寬於外官懲戒之刑加於小吏而縱於長吏是故權輕而過小者或反繩之寄重而罪大者或反赦集作捨之臣伏思之恐非先王宥過刑故之道也然則小大之喻其猶魚邪魚之在泉者小也察之不祥魚之吞舟者大也漏之不可刑煩猶水濁水濁則魚喁集作寬猶防決防決則魚遊是以善為理者舉其網踈其網舉則所羅者大矣網踈則所漏者小矣集作也伏惟陛下舉其網於長吏踈其網於朝官捨小過以示仁理大罪而明義則畏愛悅服之化暗集作闇然而日彰於天下矣

議肉刑可廢不可用

問肉刑者其來尚矣其廢久矣前賢之論是非紛然今欲棄而不行法或乖於稽古若舉而復用義恐失於隨時取捨之間何者為可

對

對臣伏以漢除肉刑迄今千有餘祀其間博聞達識之士議其是非者多矣欲廢之者則曰刻膚革斷支體人主忍而用之則愷悌惻隱之心乖矣此緹索所謂雖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者也其欲復之者則曰任蕃令用鞭刑酷吏倚而行之則專殺濫

死之弊作矣此班固所謂以死罔人失本惠者也臣以為議事者宜徵其實用刑者宜酌其情若以情實言之則可廢而不可復也何者夫肉刑者蓋則劓椽黥則之類耳書所謂五刑之刑也昔苗人始淫為之而天既降咎及秦人又虐用之而天下亦離心夫如是則豈無濫死者邪漢文帝始除去之而刑罰以清我太宗亦因而去之而人用不犯夫如是則豈有罔人者邪此臣所謂徵其實者也臣又聞聖人之用刑也輕重適時變用捨順人情不必乎反今之宜復古之制也况肉刑廢之久矣人莫識焉今一朝卒然用之或絕筋或折骨或傷面集作面傷則見者必痛其心聞者必駭其耳又非聖人適時變順人情之意也徵之於實既如此酌之於情又若集作如此可否之驗豈不明哉傳曰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又曰利不可不變法臣以為復之有害而無利也其可變而改作乎

刑禮道

送相為用

前人

問聖人之致理也以刑糾人惡故知勸懼以禮導人情故人知恥格以道率人性故人反淳和三者之用不可廢也意者將偏舉而行邪將並見而用邪從其宜先後有次邪成其功優劣有殊邪然則相今日之所宜酌今日之所急將欲致理三者奚先

對

對臣聞人之性情君子之土田也其荒也則蕪之以刑其闕也則蒔之以禮其植也則穫之以道故刑行而後禮立禮立而後道生始則失道而後禮中則失禮而後刑終則脩刑以復禮脩禮以復道故曰刑者禮之門禮者道之根知其門守其根刑王化成矣然則王化之有三者猶天之有兩耀集作曜歲之有四時

廢一不可也並用亦不可也
在乎舉之有次措之有倫而已
何者夫刑者可以禁人之惡
不能防人之情禮者可以防
人之情不能率人之性道者
可以率人之性又不能禁人
之惡循還表裏迭相為用故
王者觀理亂之深淺順刑禮
之先後當其懲惡抑淫致人
於勸懼莫先於刑刻邪窒欲
致人於恥格莫尚於禮反和
復朴致人於敦厚莫大於道
是以衰亂之代則弛禮而張
刑平定之時則省刑而弘禮
清淨之日則殺禮而任道亦
如祁寒之節則踈水而附火
徂暑之候則遠火而狎水順
歲候者適水火之用達時變
者得刑禮之宜適其用達其
宜則天下之理畢矣王者之
化成矣欵按集作其長短原
其始終順其變而先後殊備
其用而優劣等離而言之則
異致合而理之則同功其要
者在乎舉有次措有倫適其
用達其宜而已方今華夷有
截

內外無虞人思休和倍以平
泰是則國家利刑罰之日崇
禮樂之時所以文易化成道
易馴致者由得其時也今其
時矣伏惟陛下惜而不失焉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九十八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校正

平農商

工商貨弊一道

泉貨一道

錢不行一道

屢肆一道

四民之業優劣一道

衣食之源一道

食廩之實一道

息游情一道

平百貨之價一道

工商貨弊

問夫貿遷化居資貨以通守位聚人理財為用故龜貝贍於夏殷金弊富於周漢頃國弗崇侈而府無盈儲賦不加厚而黎庶彌貧實由貨重物輕以臻斯弊若有單子推權之宜賈生歛散之術其具陳之

對策

丘珍孫

對臣聞哲王之統俗也陳貨洪範通有無之用取市噬嗑致交

易之所至乎九府立其法資弊量其宜蓋理大救人而輕重隨

代故周景鑄金穆公規其失漢文造弊梁傳議其遠雖貫朽弗

藏而市非物輕梁肉不櫃而家非貨重何者淳朴既散澆偽成

俗情農奪其歲功徇利昧其日用所以負販盈屢分俗布野崇

朝思食則物不得貴爭利殷阜則貨不得賤故戈綈雖御國之

所先蒸人乃又邦之攸本故賈誼慷慨陳力農之戒仲舒殷勤

明重穀之說今宜思五土之宜勤三時之務教養殖人賞課田

峻重遊適之賦輕力穡之役慕李悝於魏邦式蔡癸於漢代用

能遺穗委畝紅粟露積垂拱巖廊繫壤衢巷詠歌升平豈不盛

歟臣學不師古識昧政化勉酬一作賦枉問敢獻聲言

問義農之時市井爰立夏殷以往泉貨無聞太公立九府之法夷吾通萬鐘之藏輕重良由於出令歛散實在於得時自此以還資弊數改景王寶貨單穆立母子之譏文帝四銖賈生深博禍之歎既而白金易賤赤仄難行小則米石至萬大乃一當五百禁鑄彌重姦錢益多雖復棄市相尋黥罪日報苟非其術為害更深且示以厚利隨以重辟是誘良民陷之坑穽朕屬此流弊情甚傷之故罷均輸之官者鹽鐵之利復欲收銅於斷鑄勸百姓於農桑奪商賈之權塞兼并之路而象稱交易書載懋遷歷代相承行之已久一日變改公私非便且軍國所須虛一作糜費猶廣尺寸為用分裂亦難益國寧民應有長策明言爾志以沃朕心矣

對

宋伯宜

對臣聞楚王明月之珠塞而不可服魏主照室之寶飢而不可餌然則養羣黎之氣命為萬姓之衣被苟異農桑義難豐渥雖繼天象日之際猶為血飲但立地甄海而還誰不粟食質文空變高深自徒親籍躬桑殊途共致故得特名有道世號無為英聲鼓而未窮茂實飛而詎已方驗稱為寶者不勞氣白如虹謂之天者不假圓而似蓋耳鑄金為貝信有從來漢改四銖秦行半兩用捨更互廢重就重之宜損益不常地馬天龍之異復有豫章銅岳蜀道銅山全歸倭倖之爐頓入諸侯之冶所以公私大半偽實相蒙姦佞用此而兼井豪戚因茲而聚歛洛而三鄴之內賈客雲屯齊宮七市之間商人霧塞乃令東漢楚子高閣浮空西蜀彭家連樓跨術雷車電騎多出工巧之家列鼎撞鍾

無非貨殖之里賔徒藿肉鮑書不足倫僮僕藜餘張詩莫能序
三由為之廢業五稼由此多荒伏惟陛下依乾度立坤且道則
先格四天德乃牢籠九地五羊衡粟時和之義先表双雀飛鳴
歲稔之徵已見尚留情天下之命置懷天下之本歆絕彼工商
斷茲鹽鐵乃還淳之要術非進取之權道何者今東南雖款西
北未平戎馬可馳兵車驟轉假復銅頭鐵額本無敵於黃軒繕
甲行師固有勞於蒼帝誠宜立彼田畷闢茲泉府既篤墾草之
功還修上林之務耕疆抗陸織室開扉採彼三條籍茲三畝特
行范子擒吳之秘計兼弘管相霸齊之遠略隴西馬援監舊鑄
之司淮陽汲黯塞姦妒之巧乃復罄杜之治便宜疏鄭陂之浩
淼羽林劍其始中即嗣其末王基進業榮就沮漳鄧艾申權功
成陳蔡立陵城矣禾粟之饒未虧洛水竭焉資貯之蓄寧減於
是修天陣縱天兵既飲馬於南池遂徵鷄於西海然後收銅勿
用沉璧而歸崇士女於耕桑禁綺繡於商賈則克心舜行併可
陵勝火職雲司翻能度越者矣謹封

問錢不行

對

岑文本

對去智絕巧聖人之至德斷彫為樸先王之令圖是以賈多瑞
則貧士多枝則匱未有崇茲剗剗競彼奢淫而能匡國家安宣
風致化者矣自文明御宇大極黔黎繼禮樂於將絕反淳風於
已散庶績伊凝彝倫攸序雖復工商異類四民之禁惟宜而錐
刀必爭三農之務或失誠宜絕其麗美敦茲質朴刻玉彫金棄
之如芥草揮鋤執耒紀之以賢良則稼穡惟興勤體之夫知勸
怠惰方革遊手之人自除謹對

問鄼肆

對

郭正

對鄼肆之興用存交易山澤之利事屬貿遷是以先王因井而
 制居往聖觀交而立義將以致茲百族通彼萬商羅肆臣千廣
 充山積之貨旗亭五里俯映星繁之珍是使蝶馬迴輪歷闔闔
 而流溢往商未賈候朝夕以盈途豈唯灼著蔡以觀貞旁臨季
 主之肆泛萍蟻而開宴近對文君之壚詎比夫齊宮七市女閭
 連閉殷室九君姬屋成列但負販之徒異業趣競刺繡謝其倚
 門多財歸其善賈由此聶政屠義無辭屈辱平冲有求終其湫
 隘故知析豪之子不可責以忘機徇利之夫難以徵其重義况
 埽翳之侶本異夷齊貨殖之徒率同倚白若通其小利諒無擁
 於四人限以郭心恐有乖於一物誠可除茲濫賄禁彼邪贏則

姦黨自銷不待曹叅之令市無二價詎止黃軒之風謹對

四民之業優劣

問士農工商四忙各業廢一不可取譬五材而闕里致言鄙於
 學稼漆園起論爰稱絕巧豈先聖垂文義有優劣將隨方設教
 或有理文粹
作理或變通者哉爾其矢陳用啓前惑

對

駱賓王

對出震登皇垂衣裳而馭錄乘乾踐帝順舒恹以集作字毗莫
 不畏九士以開基集作列九
士以開疆因四人而安業故農為政本兩漢
 舉力田之勤財曰聚人九市列維金之利陟龍門而就日入仕
 彈冠斷蠅翼以成風追工運斧咸用因人成事隨利濟時蓋五
 帝通規王三茂範然則泣麟上聖訓三千以領徒夢蝶幽人博
 九萬而齊物歆使丘門志學折文粹
作折以問農之言漢諸絕機杼

以灌園之巧斯乃變通權教趨捨異集作宜當今海內乂安天下樂業士食舊德農服先疇自可孫弘獻書以待公車之詔王丹載酒時慰田家之勞謹封

衣食之源

禮部試第一道
貞元十六年

問周禮庶人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穀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練皆所以恥不勉抑游惰欲人務衣食之源也然為政之道當因人所利而利之故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由是農商工賈咸遂生業若驅彼齊人彊以周索牲穀布帛必由已出無乃物力有限地宜不然而匱神廢禮誰曰非闕且使日中為市懋遷有無者更何事焉

對

對利用厚生教之本也從宜隨俗改之要也周禮云不畜無牲

不由無蠶不蠶不帛不績不練蓋勸厚生之道也論語云因人

所利而利之蓋明從宜之義也夫田畜蠶績四者之所宜者多

立人之所務者衆故周禮與而為條目且使君之者無游惰無

惰業焉其餘非四者雖不具舉則隨其土物生業而勸導之可

知矣非謂使物易業土易宜也夫先王酌教本提政要莫先乎

仕土辨物簡能易從然後立為大中垂之朽者也若謂其驅天

下之人責其所無強其所不能則何異人求靡集作萍於中陵

集作植橘柚集無於江北反地利違物性孰甚焉豈直易容失

宜匱神廢禮而已且聖人辨九土之宜別四人之業使各利其

利焉各適其適焉猶懼生生之物不均也故日中為市交易而

退所以通貨食遷有無而後各得其所矣由是言之則大易致

人之利集作周官勸人之典論語利人之道三科具舉有條而

不素矣謹對

倉廩之實

禮部試第五道

問紡績之弊出於女工桑麻不甚加而布帛日已賤蠶織者勞
馬公議者知之欲乎價平其術安在又倉廩之實生於農畝人
有餘則輕之不足則重之故歲一不登則種植集作食多竭往年
時兩憊候宸慈軫懷遣使取廩分官賤糴故得餒殍載浩麥禾
載登思我王度金玉至輕集作矣竊聞耿壽昌常平今古稱使國
朝典制亦有斯倉開元之二十四年又於京城火屠賤則加價
收糴貴則約平出糴所以時無艱倉亦無傷農今若官司上聞
追耳舊制以時歛散以均貴賤其於羨集作利不亦多乎

對

前人

對人者邦之本也衣食者人之所由生也古者聖人在上而下
不凍餒者非家衣而戶食之蓋能為之開衣食之源均財用之
節也方今倉廩虛而農夫困布帛賤而女工勞以愚所窺粗知
其本何者夫天之數無常故歲一豐必一儉也衣食之生有限
故物有盈即一作則有縮也古人知其必然也故敦儉蓄以足衣
務儲畜以足食是以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野無青草
人無菜色者無他歟蓋勤儉儲積之所致耳故曰前事之不忘
後事之元龜也當今將欲開美利天下以厚生生蒸人返貞觀
之升平復開元之富壽莫匪乎實倉廩均豐凶則耿壽昌之常
平得其要矣今若升聞率循舊制上自京邑下及郡縣謹豆區
以出納督官吏以監臨歲豐則貴糴以利農歲歉則賤糴以卹
下若水旱作診則資九年之蓄若兵革或動則餽為三軍之糧
可以均天時之豐儉權生物之盈縮循而行之實百代不易之

道也虞災救弊利物寧邦莫斯甚焉然則布帛之賤者由錢刀之壅也苟粟麥足用泉貨通流則布帛之價輕重平矣抑居易間短綆不可以汲深曲士不可以語道小子狂簡不知所以裁之莫究微言空慙大

集作問謹對

息游惰

勸農桑

議稅賦

復租庸

前人

問一夫不田天下有受其餒者一婦不蠶天下有受其寒者斯則人之性命繫焉國之貧富屬焉方今人多游惰也有遺力守本業者浮而不固逐末作者蕩而忘歸夫然豈懲成游惰之失其道耶將敦勸農桑之教不得其本耶

此下並於白居易集準備制科七十五門中適取二篇其問答皆居易擬作

對

對臣伏見今之人捨本業趨末作者非惡本而愛末蓋去無利

而就有利也夫人之蚩蚩趨利者甚矣苟利之所在雖水火亦蹈焉雖白刃亦冒焉故農桑苟有利也雖日禁之人亦歸矣而况於勸之乎游惰苟無利也雖日勸之亦不為矣而况於禁之乎當今游惰者逸而利農桑者勞而傷所以傷者由天下錢刀重而穀帛輕所以輕者由賦歛失其本也夫賦歛之失其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計夫家以出庸租庸者穀帛而已穀今則穀帛之外又責之以錢錢者桑地不生銅私家不敢鑄業於農者何從得之至乃吏胥追徵官限迫蹙則易其所有以赴公程當豐歲則賤糶半價不足以充緡錢遇凶年則息利倍稱不足以償逋債豐凶既皆若此為農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賈大族乘特射利者日以豪富田壟罷人望歲勤力者日以困貧勞逸既懸利病相誘則農夫之心盡思釋來而倚市織婦之手皆欲投杼而

刺文至使田卒汙菜室如懸磬人力罕施而地利多鬱天時虛
運而歲功不成臣嘗反覆思之實由穀帛輕而錢刀重也夫糴
甚重集作貴錢甚輕則傷人糴甚賤錢甚重則傷農農傷則生業
不專人傷財財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貴賤調節其輕重使皆
貨通流四人交利然後上無乏用而下亦阜安方今天下之錢
日以減耗或積於國府或滯於私家若復日月徵求歲時輸納
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轉傷十年已後其弊或甚於今
日矣非所謂平均調節之道也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計穀帛之
集作為租庸以石斗登降為差以疋文多少為等但書估價並免
稅錢則任土之利載興易貨之弊自革弊革則務本者致力利
興則趨末者迴心將手於道塗市肆者可易業於西成託跡於
軍籍釋流者可反躬歆東作歆其將集作惰其可得乎加以陸

下念稼穡之艱難則簿歛而人足食矣念紡績之勤苦則省用
而人豐矣念異貨之敗度則寡歆而人著誠矣念竒器之蕩心
則正德而人歸厚矣其興利除害也如彼又修己化人也如此
是必應之如谷響集作響順之如風行斯所謂下令於流水之源
繫人於苞桑之本者矣歆其將集作惰其可得乎謹對
陳歛散之法請
禁銷錢鑄器
平百貨之價
前人

對

臣聞穀帛者生於農也器用者化於工也財物者通於商也錢
刀者操於君也君操其一以節其三三者和鈞非錢不可也夫

錢刀重則穀帛輕穀帛輕則農桑困故散錢以歛之則下無弃
穀遺帛矣穀帛貴則財物賤財物賤則工商勞故散穀以收之
則下無廢財弃物矣歛散得其節輕重便於時則百貨之價自
平四人之利咸遂雖有聖智未有易此而能理也方今關輔之
間仍歲大稔此誠國家散錢歛穀防儉備凶之時也時不可失
伏惟陛下惜之臣又見日者二字集人之所以弊者由錢刀重
於穀帛也所以重者由銅利貴於錢刀也何者夫官家採銅鑄
錢成一錢破數錢之費也私家銷錢為器銷集作一錢成數錢
之利也鑄者有程銷者無限隨則官家之歲鑄豈能勝私家之
日銷哉集作乎此所以天下之錢日減而日重者也今國家行挾
銅之律執鑄器之禁使器無用銅銅既無利也則錢不復銷矣
此實當今權節重輕之要也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九十九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

策二十四

曆運

五運一道

曆數一道

災祥

祥瑞一道

議祥瑞辨祲災一道

興五福銷六極一道

辨水旱之災一道

養動植之物一道

五運

見四百八十二卷題作賢良方正策第二道

吳師道

曆數

問玄龜效祉鼎命昭夏王之祚赤鳥呈祥金德物商君之業白魚躍而周道隆丹雀來而秦德霸殷因夏禮損益可知秦盛周衰天人何昧若水滅火起殷周之運匪人若桀暴紂昏廢興之

期自我然而龍闔興於夏日龜祚發於周年災祥兆於前成荒
敗形於後政蕩蕩之德何所加焉佇爾揚名為余張目

對

馮萬石

對臣聞天地草昧洪鈞列五運之期 雷始此火德分一人之位

莫不時來命遇人迪一作而將白擢招虞后之功玄珪錫夏王

之德空桑負罪遇為牲之君渭水張羅得非熊之相伏惟陛下

化光坤載道叶乾行棊五氣以發生籠百王而亭育粵若稽古

推曆數之存亡感而遂通酌天人之符命明揚側陋曲採芻詞

開闡大猷旁求雅問則天文幽遠誠匪管窺然人事昭彰敢陳

壅塞原夫興亡有數符命無差遽啓丹書俄迴白壁君臣道合

則遐爾人安上下情乖則邦家板蕩水火革而天人順暴亂行

而桀紂亡百六為霖旱之災七九非湯堯之運曆數斯在惟德

動天禍福無門唯人所召故德者五行之義也人者兩儀之心

也人心動而悔恠生德義形而陰陽謝必乘金運則殷不及於

期果歷木行則周不及於數龍闔龜祚之發人其事并白魚舟

雀之符德將時應一作神興神道設教金土之運匪他人文化成往

聖之來是我蕩蕩之德何敢不通翼翼之心爰疑作施不可天

也人也坦然克分時乎命乎昭文斯辨臣優柔理道一作至理杏同

河漢或躍文江懼深冰谷謹對

祥瑞

見四百八十二卷題作
賢良方正策第三道

吳師道

議祥瑞辨祲

集作
妖災

白居易

問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斯豈國之興滅繫
於天地之災祥歟將物之妖瑞生於時政之昏明歟又天地有
常道災祥有常應此必然之理也何則桑穀之妖反為福於太

戊大鳥之慶竟有集作禍於帝辛豈吉凶或僭在人將休咎不

怛其道儆戒之徵安在改悔之効何明又祥必遇聖妖必應昏

何則明特不能集有無災亂伐或聞集有其有瑞報施之道何

謬鑿集作其

此下五篇並於白居易集準備制科七十五門中摘取其問答皆居易疑作

對

對臣聞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者非孽生而

後邦喪非祥出而後邦興蓋瑞不虛呈必應聖哲妖不自作必

候淫昏則昏聖為災祥集作之根妖瑞為興亡之兆矣文子曰

陰陽陶冶萬物皆乘一氣而生然則道之休明德動乾坤而感

之者謂之瑞政之昏亂腥聞上下而應之者謂之妖瑞為福先

妖為禍始集作將興將廢實先啓焉一作瑞為福始將興必先示焉

然有人君德未及於休明政不至於昏亂而天文有異地物不

常則為瑞為妖未可知也或者天示儆戒之意以悟君心俾乎

德集作脩改悔之誠以谷天鑒如此則轉亂為理變災為祥自

古有之可得而考也臣聞高宗不聰飛雉雖于鼎宋景有罰熒

感守於心及乎懋懿德以脩身出善言而罪已則升耳之異自

珍退舍之慶自臻天人相感可謂明矣且高宗三代之賢主也

有一德之違亦調見于物宋景列國之常主也有一言之感亦

冥應于天則知上之鑒下雖賢主也苟有過而必知下之感上

雖常主也苟有誠而必應故王者不懼妖之不滅而懼過之不

悛不懼瑞之不臻而懼誠之不至是明休咎集作在德吉凶由

人矣失君道者祥反為妖悟天鑒者災亦為瑞必然而已矣抑

臣又聞王者之大瑞在乎天地泰陰陽和風時雨寒暑節百穀

熟萬人安賦歛集作輕服用儉兵甲集作姬刑罰措賢者出不

肖者退聲教日被謳歌日興此之休徵此之謂嘉瑞也王者之

大妖在乎兩儀不泰四氣不和風雨不時水旱不節五穀不稔

百騰不藏佞役繁集作煩集作征稅集作賦集作重于戈動刑微作君子隱小

人見政令日缺怨讟日興此之謂咎徵此之謂妖孽也至若一

星一辰之瑞一雲一露之祥一鳥一獸之妖一草一木之怪或

偶坐於氣象或偶得陶鈞信非休咎之徵興亡之兆何則隱見

山處亦不于常明聖之朝不能無小災小沴衰亂之代亦或有

小瑞小祥固未足質帝王之疑明天地之意爾王者但外思其

政內省其身自謂德之不脩誠之不善雖有區區之瑞不足嘉

也自謂政之川粹有文不字能立道之川文粹能不字能行雖有瑣瑣之不足懼

也臣竊謂妖瑞集作祥集作廢興之由實在於此故雖辭費不敢不備

而書之

興五福銷六極

前人

問周著九疇之書漢述五行之志皆所以精究天人之際窮探

政化之源然則五福之祥何從而作六極之沴何感而生將欲

辨行可明本末又今人財耗費既貧具憂時沴流行或疾而夭

思歆銷六極興集作致集作五福集作一代之富壽納萬人於康寧何所

施為得至於此也五字集作可致於此

對

對臣聞聖人興五福銷六極者在乎立大中致大和也至哉中

和之為德不動而感不勞而化以之守則仁之以用則神卷之

可以理一身舒之可以濟萬物然則和者生於中也中者生於

不偏也不邪也不過也不及也若人君內非中勿思外非中勿

動動靜進退皆得其中故君得其中則人得其所人得其所則和樂生焉是以君人之心和則天地之氣和天地之氣和則萬物之生和於是乎三和之氣訢合網緼積為壽蓄為富舒為康寧敷為攸好德益為考終命其美者則融為甘露凝為卿集作慶雲垂為德星散為景風流為醴泉六氣叶乎時七曜順乎軌迨子巢穴羽毛之物皆煦嫗而自蕃草木鱗介之祥皆叢萃而繼出夫然者中和之所致也若人君內非中是思外非中是動動靜進退不得其中故君不得其中則人不得其所人不得其所則怨歎興焉是以君子人之心不和則天地之氣不和天地之氣不和則萬物之生不和於是乎三不和之氣交錯堙鬱代為凶短折攻為疾聚為憂損為貧結為惡耗為弱其美者潛為伏隱淫為愆陽守為彗星發為暴風降為苦雨四序失其節三辰

亂其行迨于襁褓伊胎之生皆夭闕而不遂木石華蟲之恠皆

雜糅

集作雜

而畢呈夫然者不中不和之氣所致也則天人交感

之際五福六極之來豈不昭昭然哉臣伏見比者兵賦未減人

鮮無憂時診所加衆或有疾德宗皇帝病人之病憂人之憂於

是救之以廣利之方悅之以中和之樂將使易憂為樂變病為

和惠化之恩莫斯甚也然臣竊聞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

絕其源伏惟陛下欲紓人之憂先念人憂之所自欲救人之病

先思人病之所由知所自以絕之則人憂自弭也知所由而去

之則人病自瘳也然後申之以救療之術則人易康寧鼓之以

安樂之音則人易和悅斯則必應疾而化速利倍而以兼六極

待此而銷五福待此而作如此

集作是

可以陶三才繆盭

集作濫

氣發為休祥敲一伐鄙夭之人臻乎仁壽中和之化集作夫何

遠哉

辨水旱之災明存救之術

前人

問狂怛雨若僭恒賜若此言政之道必感於天也又堯之水九年湯之旱七年此言陰陽定數不由於人也若必繫於政則盈虛之數徒言如不由於則精誠之禱安用二義相戾其誰可從又問陰陽不測水旱無常故均歲功於豐凶救人命於凍餒凶歉之歲何方可以足其食災危之日何計可以固其心將備不虞必有其要歷代之術可明微焉

對

臣聞水旱之災有小有大大者由運小者由人由人者由君上之失道其災可得而移也由運者陰陽之定數其災可得而遷也然則大小本末臣粗知之其小者或兵戈不戢軍旅有強暴

者焉或誅罰不中刑獄有寬濫者焉或小人入用讒佞有得志者焉或君子失位忠良有放棄者焉或男女臣妾有怨曠者焉或鰥寡孤獨有困死者焉或賦歛之法無度焉或土木之初不時焉於是乎憂優之氣憤怨之誠積以傷和變而為沴古之君人者逢一災遇集作偶一異則收視反聽察其所由具思乎君鎮之中無乃有縱暴者耶刑獄之中無乃有寬濫者耶權寵之中無乃有不肖者耶於於弃之中無乃有忠賢者耶內外臣妾無乃有幽怨者耶天之窮人無乃有困死者耶賦入之法無乃有過厚者耶土木之功無乃有屢興者耶若有一於此則是故令之失而天地之譴也又洪範云集作曰狂怛雨若僭恒賜若言不信不乂亦水旱應之然則人君苟能改過塞違率德脩政勵敬天之志虔罪己之心則雖踰月之霖經時之旱至誠所感不能

無災何則古人或牧一州或宰一縣有暴身致雨者有救火逐風者有飛蝗去境者郡邑之長猶能感通况王者為萬乘之尊居兆人之上悔過可以動天天遷善可以感神明天地神明尚且不違而况於水旱風雨蟲蝗者乎此臣所謂猶人可移之災也其大者則唐堯九年集作之水殷湯七年之旱是也夫以堯之大聖湯之至仁于時德儉人和刑清兵偃上無狂僭之政下無怨嗟之聲而卒有浩浩滔天之災炎炎爛石之沴非君上之失道也集無蓋陰陽之定數也集作此臣所謂由運不可遷之災也然則聖人不能遷災能禦災也不能違時能轉集作時也將在乎廩積有常仁惠有素備之以儲蓄雖凶荒而人無菜色固之以恩信雖患難而人無離心儲蓄者聚於豐年散於歉歲恩信者行於安日用於危時夫如是則雖陰陽之數不可遷而

水旱之災不能害故曰人強勝天蓋謂是也集作斯亦圖之在

早備之在先所謂思危於定防勞於逸若患至而防備災成而後圖則雖聖人不能救矣抑臣又聞古者聖王在上而下不凍餒者何哉非家至而日見衣之而食之蓋能均節其衣食之源也夫天之道無常故歲有豐有必凶地之利有限故物有盈必有縮聖王知其必然於是作錢刀布帛之貨以特交易之以時歛散之所以持豐濟凶用盈補縮則衣食之費較帛之生調而均之不啻足矣蓋管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糶耿壽昌之常平者可謂不涸之食不竭之府也故豐稔之歲則貴糶以利農人凶歉之年則賤糶以活餓殍若水旱作沴則資為九年之蓄若兵甲或動則餽為三軍之糧上以均天時之豐凶下以權地利之盈縮則雖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不能害其人危其國矣至若祈

禱之術凶荒之政歷代之法臣粗知之則有霄天地以性牢崇山川以圭璧所土龍於玄寺舞郡巫於靈壇徒市修城貶食撤樂緩刑省禮務穡勸分殺衰多昏弛力舍禁此皆從人之望隨時之宜見集作勤恤下之心表恭天之罰但可以濟小災小弊未足以救大困集作危大荒必敬保邦邑於危安人心之集作於困則在乎儲蓄充其腹恩信結其心而已蓋羲農堂虞禹湯文武皆由此道集作塗而王也

問養動植之物以豐財用以致龍鳳龜麟

對

臣聞天育物有特地生物集作財有限而人欲無極以有特有限奉無極之欲而法制不生其間則物必暴殄而財乏用矣先王惡其及此故川澤有禁山野有官養之以特取之以道是以豺

獺未祭置網不布於野澤鷹隼未繫矰弋不施於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草木未落不加斤斧漁不竭澤畋不令圍至於麋印蝼蛄五穀百草集作果不中殺者皆有常禁夫然則禽獸魚鱉不可勝食也財物器用集作用不可勝用矣臣又觀之豈直若此而已哉蓋古之聖王使信及豚魚仁及草木鳥獸不狘胎麟鳳効靈龜龍為畜者亦由此塗而政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

登仕郎胡 柯 卿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